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長篇小說類)

傳

岳

(第五冊)

胡懷琛改編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0672B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長篇小說類)

岳

胡懷琛改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傳

第五冊



120804

~~130804~~

~~1663478~~

編
輯
人

王雲五 主編
徐應昶 主編
周建人
宗亮 寰
沈百英
沈秉廉
黃紹緒
蘇繼廩
趙景源
殷佩斯

岳傳第五册

第三十六回

解軍糧英雄歸宋室

下戰書福將進金營

牛臯一馬跑到粘罕營前，大叫一聲：「快些讓路，好等老爺去催糧。」就舞動雙鎗，踹進營來，逢人便打。衆番兵見他來得兇，慌忙報知粘罕道：「山上有個『黑炭團』殺進營來。」粘罕大怒，拿了溜金棍上馬來迎。剛剛碰着牛臯，被牛臯一連七八鎗，粘罕招架不住，往斜刺裏便走，却被牛臯沖出後營，到相州去了。粘罕回寨，叫小番收拾尸首，整頓營盤。一面再差人去催促各位王兄王弟，速到牛頭山來，圍住他君臣再處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岳元帥這日升帳，探軍來報：「山下有一枝番兵下寨。」不多時，探子又來報說：「又有一枝番兵下寨。」一連報了四次。元帥想：「牛臯雖已踹出番營，那糧草怎能上得山來？」心下十分愁悶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牛臯踹破番營，晝夜兼行，到了相州，一直到了節度使轅門下馬，大聲叫道：「快些通報！」就把那鑼在鼓上扑通的一下，把那鼓竟打破了。傳宣進內稟知，劉都院傳令牛臯進見。牛臯來至大堂跪下道：「部爺快看文書！快看文書！」劉世光看了文書道：「牛臯差了！限你四日，如今只纔三日半，如何這般性急？且到耳房便飯。」牛臯道：「飯是自然要喫的。但糧草是要緊的，明早就要起身的吓！」劉爺道：「這是朝廷大事，誰敢遲延！」傳令準備糧草，至二更時分，俱已端正，一面點兵三千護送。劉爺一夜不曾睡着，剛剛天亮，牛臯早已上堂來見劉爺催促。劉爺道：「軍糧久已完備。有道表章，煩你帶去。外有書

封候你家元帥的』牛臯收了表章書信叩頭辭別上馬便行。

這日正行之間，忽然大雨下來，要尋個地方躲雨。望見前面一帶紅牆，必然是個廟宇，忙忙催動糧車。趕到紅牆邊一望，不是廟宇，却是王殿一座。牛臯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命衆軍士把糧推進殿內躲雨。却說這殿，乃是汝南王鄭恩之後鄭懷的賜第。那鄭懷生得身長丈二，使一條茶杯口粗的鐵棍，力大無比，善於步戰。當時有家將進內報說：『不知何處軍馬，推着許多糧車，在殿上諠譁糟蹋。特來報知。』鄭懷道：『那有這樣事！先王御賜的地方，誰敢來糟蹋！』便提了大棍走到殿前，大喝道：『何處野賊，敢來這裏討野火吃！』牛臯見來得兇，只道是搶糧的，不問情由，舉鎗就打。鄭懷掄棍招架。不上四五個回合，被鄭懷攔鎗，只一把把牛臯擒住，走進裏邊廳上，叫家人綁了，推至面前喝道：『你是何方草寇，敢來糟蹋王殿！』牛臯大喝道：『該死的狗囚，你眼又不瞎，不見糧車上的旗號麼？我叫牛臯，奉岳元帥將令，催糧上牛頭山保駕，在

此躲雨。你敢拿了我，可不該凌遲剮罪？」鄭懷道：「原來是牛將軍！你也該早說個明白。」慌忙來解了綁，扶牛臯中間坐了，請罪道：「小弟乃汝南王鄭恩後裔，名喚鄭懷。久慕將軍大名，今日愿拜將軍爲兄，同上牛頭山保駕立功，未知允否？」牛臯道：「我本是不肯的，見你本事也好，還有些情重的，且取你爲弟罷。只是肚中飢了，且收拾些酒飯來我喫了，好同你去。」鄭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就同牛臯對天結拜爲弟兄。吩咐家人整備酒飯，殺了兩頭牛，擡出十來罈酒，到殿上犒賞三軍。鄭懷一面收拾行李，喫完酒飯，就同了牛臯起身。

那牛臯來時，是夜走的，故此來得快。此時回去，有了糧車，須要晝行夜住，那能就到這日行至一座山邊，忽聽得一棒鑼聲，擁出五六百嘍囉，爲首一員少年，身騎白馬，手提銀槍，白袍銀甲，頭帶銀盔，口中大叫：「會事的留下糧車，放你過去。」牛臯大怒，方欲出馬，鄭懷道：「不勞哥哥動手，待小弟去拿這廝來。」提棍上前便打，那英雄掄槍就刺，大戰三十多合，不分勝負。牛臯暗想：

「我與鄭懷戰不上四五合被他拿了。他兩個戰了三十多合，尙無勝敗，好個對手！」就拍馬上前，叫道：「你們且住手！我有話說。」鄭懷架住了槍道：「住着！俺哥哥有話講，講了再戰。」那將收了槍道：「你有何話快快說來。」牛臯道：「俺非別人，乃岳元帥的好友牛臯。我看你年紀雖小，武藝倒好。目今用人之際，何不歸順朝廷，改邪歸正，豈不勝如在這裏做强盜？」那將聽了道：「原是牛將軍，何不早說！」遂棄槍下馬道：「將軍若不見棄，願拜爲兄，同往岳元帥麾下効用。」牛臯道：「這纔是好漢！但不知你姓甚名誰？」那將道：「小弟乃東正王之後，姓張，名奎，因見朝廷奸臣亂國，故爾不願爲官，在此落草。」牛臯道：「既如此，軍糧緊急，速即收拾同行。」張奎就請牛鄭二人上山，結爲兄弟。一面整備酒席，一面收拾糧草合兵同行。

又一日，來到一個地方，軍士報說：「前面有四五千人馬，紮住營盤，不知是何處兵馬。特來報知。」牛臯吩咐也紮住營頭，差人探聽。不一時，軍士來報：

「有一將在營前，聲聲要老爺送糧草。」牛臯大怒，同了鄭懷、張奎出營。看那後生，生得身長八尺，頭帶金盔，身穿金甲，坐下青鬃馬，手提一桿鑿金虎頭槍。見了牛臯，便喝道：「你可就是牛臯麼？」牛臯道：「老爺便是。你是什麼人，敢來阻我糧草？」那人道：「你休要問我，我只與你戰三百合，就放你過去。」鄭懷大怒，舉棍向前便打。那將架開棍，一連幾槍，打得鄭懷渾身是汗，氣喘吁吁。張奎把銀槍一擺，上來助陣，兩個戰了二十餘合。牛臯見二人招架不住，舉鎗也來助戰。三個戰一個，還不是那將的對手。正在慌張，那將托地把馬一提，跳出圈子外，叫聲：「且歇！」三人收住了兵器，只是氣喘。那將下馬道：「小將非別，乃開平王之後，姓高，名寵。當年在紅桃山保母，有番兵一枝往山西而來。被小弟槍挑了番將，殺敗了番兵，奪得金盔、金甲、金銀、財帛幾車，留下至今。目下見朝廷被困牛頭山，奉母命前來保駕，今日幸得相會，特來獻獻武藝。」牛臯大喜，叫聲：「好兄弟！你既有這般本事，就作我哥哥也好。何不早說！」當時就與

高寵並了隊伍，在營中結爲兄弟，用了酒飯。高寵就在前頭開路，牛臯同鄭懷、張奎押後，催兵前進，望牛頭山進發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這時兀朮大兵已到，粘罕接進，將張邦昌、王鐸的事說了一遍。兀朮道：「既是康王同岳南蠻在山上，某家只分兵困住此山，絕了他的糧餉，怕不餓死？」遂分撥衆狼主，四方八處，紮住大營。六七十萬大兵，團團圍住牛頭山，水泄不通。岳爺問報，好不心焦！

★ ★ ★ ★ ★
牛臯等在路非止一日，已到牛頭山。高寵望見番營連絡十餘里，便向牛臯道：「小弟在前沖開營盤，兄長保住糧草，一齊殺入。」牛臯便叫鄭懷、張奎左右輔翼，自己押後。高寵一馬當先，大叫：「高將軍來踹營也！」拍馬挺槍，沖入番營，遠者槍挑，近者鞭打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，打開一條血路。左有張奎，右

有鄭懷，兩條槍棍猶如雙龍攪海；牛臯在後邊舞動雙鎗，猶如猛虎搜山。那些番兵、番將，那裏抵當得住，大喊一聲，四下裏各自逃生。

兀朮忙差下四個元帥來：一個叫金花骨都，一個叫銀花骨都，一個銅花骨都，一個鐵花骨都；各使兵器，上前迎戰。被高寵一槍，一個翻下馬去；第二槍，一個跌下地來；第三槍，一個送了命；再一槍，一個胸前添了一個窟窿。後邊又來了一個黃臉番將，叫做金古淥，使一條狼牙棒打來。被高寵望番將心窩裏一槍戳透，一挑，把個尸首，直拋向半天之內去了。嚇得那番營中兵將，個個無魂，人人落魄。更兼鄭懷、張奎兩條槍棍，牛臯一對鎗，翻江攪海一般。殺得尸如山積，血流成河，沖開十幾座營盤，往牛頭山而去。兀朮無奈，只得傳令收拾尸首，整頓營寨。

岳元帥悶坐帳中，探子來報道：『金營內旗旛撩亂，喊殺連天，未知何故？』岳元帥道：『他見我們按兵不動，或是誘敵之計，可再去打聽。』不一會

又有探子來報：『牛將軍解糧已到荷葉嶺下了。』岳元帥大喜。不一時，牛臯催攢糧車，上了荷葉嶺。在平陽之地，把三軍紮住，對三位兄弟道：『待我先去報知元帥，就來迎接。』高寵道：『這個自然。』牛臯進營見過了元帥，將劉都爺本章並文書送上。岳爺道：『糧草虧你解上山來，乃是第一個大功勞！』吩咐上了功勞簿。牛臯道：『那裏是我的功勞，虧得新收三個兄弟：一個叫高寵，一個叫鄭懷，一個叫張奎。他三個人本事高強，沖開血路，保護糧草，方能上山。現在看守人馬糧車，在嶺上候令。』岳爺道：『既如此，快請相見。』牛臯出營來，同了三人進來，參見畢。岳爺立起身道：『三位將軍請起。』遂問三人家世，高寵等細細說明。元帥道：『既是藩王後裔，待本帥奏過聖上封職便了。』遂命將糧草收貯，自引三人來至玉虛宮內，朝見了高宗，將二人前來保駕之事奏明。高宗問李綱道：『該封何職？』李綱奏道：『暫封他爲統制，待太平之日，再襲祖職。』高宗依奏封職。三人一齊謝恩而退，一同元帥回營。牛臯上來稟

道：「這三個兄弟，可與小將同住。」岳爺應允。就將他三人帶來人馬，分隸部下，金銀財帛，送入後營，爲勞軍之用。專等擇日開兵，與兀朮打仗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到了次日，元帥升帳，衆將站立兩旁聽令。元帥高聲問道：「今糧草雖到，金兵困住我兵在此，恐一朝糧盡，不能接濟，必須與他大戰一場，殺退了番兵，奉天子回京。不知那位將軍，敢到金營去下戰書？」話聲未絕，早有牛臯上前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元帥道：「你昨日殺了他許多兵將，是他的仇人，如何去得？」牛臯道：「除了我，再沒有別人敢去的。」岳爺就叫張保替牛臯換了袍帽。張保就與牛臯穿起冠帶來，辭了元帥，竟自出營。岳爺不覺暗暗傷心，恐怕不得生還。又有一班弟兄們，俱來相送到半山，對牛臯道：「賢弟此去，須要小心！言語須要留謹慎！」牛臯道：「衆位哥哥！自古道：『教的言語不會說，有錢難買自主張。』大丈夫隨機應變，着什麼忙！做兄弟的，只有一事相託：承諸位

兄弟結拜一場，倘或有些差遲，只要看待這三個兄弟，猶如小弟一般，就足見盛情了！」衆兄弟聽了，含淚答道：「一體之事，何勞囑咐！但願吉人天相，恕不遠送了！」衆將各自回山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牛臯獨自一個下山，揩抹了淚痕，「休要被番人看見，只道是我怕死了。」再把自己身上衣服看看，倒也好笑起來，「我如今這般打扮，好像那城隍廟裏的判官。」一馬跑至番營前，平章看見喝道：「這是牛南蠻，爲何如此打扮？」牛臯道：「能文，能武，方是男子漢。我今日來下戰書，是二主交接之正事，自然要文縐縐的打扮。煩你通報通報。」平章不覺笑將起來，進帳稟報：「有牛南蠻來下戰書。」兀朮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平章出營叫道：「狼主叫你進去。」牛臯道：「這狗頭，「請」字不放一個，「叫」我進來，如此無禮！」遂下馬，一直來至帳前。

那些帳下之人，見牛臯這副嘴臉，這般打扮，無不掩着口笑。牛臯見了兀
尤道：「請下來見禮。」兀尤大怒道：「某家是金朝太子，又是昌平王，你見了
某家，也該下個全禮，怎麼反叫你見禮？」牛臯道：「什麼昌平王，我也
曾做過公道大王。我今上奉天子聖旨，下奉元帥將令，來到此處下書。古人云：
「上邦卿相，卽是下國諸侯；上邦士子，乃是下國大夫。」我乃堂堂天子使臣，
禮該賓主相見，怎肯屈膝於你！我牛臯豈是貪生怕死之徒，畏箭避刀之輩！若
怕殺，也不敢來了。」兀尤道：「這等說，倒是某家不是了。看你不出，倒是個不
怕死的好漢，某家就下來與你相見。」牛臯道：「好吓！這纔算個英雄。下次你
在戰場上，要多戰幾合了。」兀尤道：「牛將軍！某家有禮。」牛臯道：「狼主！未
將也有禮了。」兀尤道：「將軍到此何幹？」牛臯道：「奉元帥將令，特來下戰
書。」兀尤接過看了，遂在後批着：「三日後決戰。」付與牛臯。牛臯道：「我是
難得來的，該請我一請！」兀尤道：「該的，該的。」遂叫平章同牛臯到左營喫

酒飯。牛臯喫得大醉出來，謝了兀兀，出營上馬，轉身回牛頭山來。

到了山上，衆人看見大喜，俱來迎接，說道：「牛兄弟辛苦了！」牛臯道：「也沒有甚麼辛苦。承他請我喫酒飯，飯都喫不下，只喝了幾杯寡酒。」來到大營。軍士報知元帥。元帥大喜，吩咐傳進牛臯進帳，見了元帥，將原書呈上。元帥叫軍政司，記了牛臯功勞，回營將息。

次日，元帥升帳，衆將參見已畢。元帥喚過王貴來道：「本帥有令箭一枝，着你往番營去拿一口豬來，候本帥祭旗用。」王貴得令，上馬下山而走。元帥又將令箭一枝，喚過牛臯道：「你也領令到番營去拿一口羊來，候本帥祭旗用。」牛臯也領令而去。

畢竟王貴、牛臯，怎生進得番營，去拿他的豬、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

王貴領令下山，暗想：「這個差使却難，那番營中有豬，也不肯賣與我。若是去搶，他六七十萬人馬，那裏曉得他的豬藏在那裏？不要管他，我只捉個番兵上去，權當個豬繳令，看是如何。」想定了主意，一馬來至營前，也不言語，兩手搖刀，沖進營中。那小番出其不意，被他一手撈翻一個，挾在腰間，拍馬出營，上荷葉嶺來。却好遇着牛臯下山，看見王貴捉了一個番兵回來，牛臯暗想：「吓！原來番兵當得豬的，難道就當不得羊？且不要被 he 得了頭功，待我割去他的豬頭。」遂拔劍在手，迎上來道：「王哥！你來得快吓！」王貴道：「正是。」兩個說話之間，兩馬恰是交肩而過，牛臯輕輕把劍在小番頸上一割，頭已落地。王貴還不得知，來到山上，諸葛英見了，便道：「王兄爲何拿這沒頭人來做

什麼？」王貴回頭一看，「呀！這個頭被牛臯割去了。」就將尸首一丟，回馬復下山來。行至半路，只見牛臯也捉了一個小番來了。牛臯看見了王貴，就勒住馬，閃在旁邊，叫聲：「王哥請便。」王貴道：「世上也沒有你這樣狠心的人！你先要立功，怎麼把我拿的人割了頭去？」牛臯道：「原是小弟不是。王哥！把這一功讓了我罷！」王貴拍馬竟去。牛臯來至大營前，叫家將把這羊綁了，牛臯進帳稟道：「奉令拿得一腔羊繳令。」元帥吩咐將羊收了。牛臯道：「這羊是會說話的。」元帥道：「不必多言。」牛臯暗暗好笑，出營去了。再說王貴復至番營，叫道：「再拿一口豬來！」掄刀沖進營去，小番圍將上來廝殺。王貴勾開兵器，又早撈了一個。粘罕聞報，拿了溜金棍上馬，領衆趕來，王貴已上了荷葉嶺去了，那裏追得着。王貴到了大營門首，將番兵綁了，進帳來見元帥道：「末將奉令拿得一豬在此繳令。」元帥叫張保收了豬，上了二人的功勞。

次日，元帥祭旗，就將小番當做豬、羊。

兀朮在營中對軍師道：「岳飛叫人下山，拿我營中兵去祭旗，可恨可惱！我如今也差人去，拿他兩個南蠻來祭旗，方洩我恨。」軍師道：「不可！若能到他山上去，拿得人來，這座山久已搶了。請狼主免降此旨罷。」兀朮想道：「軍師此言亦甚有理。這山如何上去得？我想：張邦昌、王鐸兩人，要他何用，不如將他當作祭品罷。」遂傳令將二人拿下。一面邀請各位王兄、王弟，同了軍師，參謀、左右丞相、大小元帥、衆平章等，一同祭旗。將張、王二人殺了，祭過了旗，正同衆將在牛皮帳中喫酒，小番來報道：「元帥哈鐵龍，送鐵華車至營。」兀朮傳令，叫他帶領本部軍兵，在西南方上埋伏。哈元帥得令而去。

次日，兀朮自引大隊人馬，來至山前搦戰。岳元帥調撥各將緊守要路，多設播木砲石。張奎專管戰陣兒郎，鄭懷單管鳴金士卒，高寵掌着三軍司命的大旗。自己坐馬提槍，只帶「馬前張保」、「馬後王橫」兩個下山，來與兀朮

交兵。只見金陣內旗門開處，兀朮出馬，叫聲：『岳飛！如今天下，山東、山西、湖廣、江西，皆屬某家所管，爾衆兵不滿十餘萬，今被某家困住此山，量爾糧草不足，正如釜中之魚，何不將康王獻出，歸順某家，不失封王之位。你意下如何？』

元帥大喝道：『兀朮！你囚天子於沙漠，追吾主於湖廣，本帥兵雖少而將勇，若不殺盡爾等，誓不回師。』大吼一聲，走馬上前，舉槍便刺。兀朮大怒，提起金雀斧，大戰有十數個回合。那四面八方的番兵，吶喊連天，俱來搶牛頭山。當有衆將各路敵住。岳元帥記念有康王在山，恐驚了駕，挑開斧，虛幌一槍，轉馬回山去了。那張奎見元帥回山，即便鳴金收軍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那高寵想道：『元帥與兀朮交戰，沒有幾個回合，爲何即便回山？必是個兀朮武藝高強，待我去試試，看是如何。』便對張奎道：『張哥！代我把這旗掌一掌。』張奎拿旗在手，高寵上馬掄槍，往旁邊下山去。兀朮正冲上山來，劈

頭撞見高寵劈面一槍，兀兀擡斧招架。誰知槍重招架不住，把頭一低，被高寵把槍一拖，髮斷冠墜，嚇得兀兀魂不附體，回馬就走。

高寵大喝一聲，隨後趕來，撞進番營。這一桿碗口粗的槍，帶挑帶打，那些番兵番將，人亡馬倒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那高寵殺得高興，進東營，出西營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直殺得番兵叫苦連天，悲聲震地。看看殺到下午，一馬沖出番營，正要回山。望見西南角上有座番營，高寵想道：「此處必是屯糧之所。常言道：『糧乃兵家之性命。』我不如就便去放把火，將他的糧，燒個乾淨，絕了他的命根，豈不爲美！」便拍馬掄槍，來到番營，挺着槍沖將進去。小番慌忙報知哈元帥。哈鐵龍吩咐把鐵華車推出去。衆番兵得令，一片聲響，把鐵華車推來。高寵見了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就把槍一挑，將一輛鐵華車挑過頭去。後面接連推來，高寵挑了十一輛。到得第十二輛，高寵又是一槍，誰知坐下那匹馬，力盡筋疲，口吐鮮血，躡將下來，把高寵掀翻在地，早被鐵華車碾得稀扁了！

哈鐵龍拿了尸首，來見兀朮說：『這個南蠻，連挑十一輛鐵華車，真是楚霸王重生，好生利害！』兀朮吩咐哈元帥：再去整備鐵華車。叫小番在營門口立一高竿，將高籠尸首吊起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此時岳爺正同衆將，在山前打聽高籠下落，忽見番營門首，吊起一個尸首來。牛臯遠遠望見，叫聲：『不好了！』就拍馬沖下山去。岳爺也不能禁止，忙令張立、張用、張保、王橫四人，飛步下山。再命何元慶、余化龍、董先、張憲，速去救應。衆將得令，一齊下山。

牛臯一馬跑至營前，有小番上來擋路，被他把鑊一掃一揮，那些小番好像西瓜般的滾去。直至高竿前，拔出劍來，只一劍，將繩割斷。那尸首墜下地來，牛臯抱住一看，大叫一聲，翻身跌落馬下。那些番兵見了，正待上前拿捉，却得張憲等四員馬將，張立等四員步將，一齊趕來，殺退番兵。張立、張用前後護持，

王橫扶牛臯上了馬，張保將高龍尸首，駝在背上，轉身就走。又有幾個平章曉得了，領着番兵追來，被何元慶、余化龍二人回馬大殺一陣，鎚打槍挑，傷了許多人馬。番兵不敢追趕。衆將一齊上了牛頭山。

那兀朮得報，領人馬飛風而來，這裏已經上山了。兀朮只得回馬轉去，自忖：『這些南蠻有這等大膽，又果然義氣，反傷了某家兩員將官，殺了許多兵卒！』只得叫小番收拾殺傷尸首，緊守營門。

衆將將牛臯救得上山，牛臯大哭不止，連暈幾次。人人淚落，個個心傷。康王傳下聖旨：『高將軍爲國亡身，將朕衣冠包裹尸首，權埋在此。等太平時，送回安葬。』岳元帥又命湯懷住在牛臯帳中，早晚勸他不要過於苦楚。湯懷領令，自此就在牛臯帳中同住。

兀朮一日在帳中呆坐思想，忽然把案一拍，叫道：『好利害！』軍師忙問：『狼主有何事利害？』兀朮道：『某家在這裏想：前日被高寵一槍，險些喪了性命，有本事連挑我十一輛華車，豈不利害！』軍師道：『任他利害，也做了個扁人。臣今已想有一計，捉拏岳南蠻，不知狼主要活的？還是要死的？』

兀朮聽了此言，不覺心中不然起來，臉色一變，說道：『軍師！你在那裏說夢話麼？前日某家要拿他兩個小卒，你道：「若能拏得他的人來，久已搶了牛頭山了。」兩個小卒，尙不能拿他，今日怎麼說出這等大話來，豈不是做夢？』哈迷蚩道：『凡事不可執一而論。要上山去拏小卒，實是煩難；要拿岳南蠻，臣卻有一計，任那岳南蠻有通天本事，生死俱在吾手中。』兀朮忙問軍師：『有何奇計拏得岳南蠻？』哈迷蚩不慌不忙，伸兩個指頭，說出這個計來。

不知哈迷蚩有何計拿岳元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贈赤兔關鈴結義兄

兀朮對軍師道：「怎麼要拏他兩箇小卒不能得，拏岳南蠻倒容易？」軍師道：「他山上把守得鐵桶一般，我兵如何得上去！故此拏不得他一箇小卒。臣今打聽得岳飛待母最孝。他的母親姚氏，並家小，現今住在湯陰。目下我們在此相持，他決不隄防，我今出其不意，悄悄的引兵去，將他的家屬拏來。那時叫他知道，不怕他不來投降，豈不是活的？若要死的，將他一門盡行送往本國，他必然憂苦而死。豈不是生死俱在我手中！」兀朮聞言大喜，隨差元帥薛禮、花豹、同牙將張兆奴領兵五千，扮作勤王樣子，暗暗渡過黃河，星夜前往湯陰。不許傷他家口，要一箇箇活捉回話。薛禮、花豹領令，悄悄起身，望湯陰而來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這時岳飛府中，已收拾得十分齊整，家中有一二百口喫飯。大公子岳雲年已長成十二歲，生得一表人材，威風凜凜。太太先前也曾請箇飽學先生，教他讀書。這岳雲天資聰敏，先生提了一句，他倒曉得了十句。差不多先生反被學生難倒，只好辭別去了。一連請了幾箇，多是如此；所以無人敢就此館。岳雲獨自箇在書房中，將岳爺的課程，細細翻閱，那些兵書戰策，件件熟諳。他原是將門之子，膂力過人，終日使槍，弄棍。叫家將置了一副齊整，盛甲，家中自有弓箭槍馬，常常帶了家將，到郊外打圍取樂。有時同了家將到教場中，看劉都院操兵。太太愛如珍寶，李夫人也禁他不得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一年過了，岳雲已是十三歲。那日在後堂參見太太，請安，太太道：『岳雲你這樣長成了，一些世事多不曉得。你父親像你這樣年紀，不知幹了多少事業！那劉都爺幾次差人來問候，你也不去謝謝。』岳雲

道：『太太不叫孫兒去，孫兒怎敢專主待孫兒今日就去便了。』遂辭了太太，到他母親房中來，與母親說知，帶了四個家將出門，上馬前行。心下暗想：『我正要去問都爺，我的父親在那裏，我好去幫他。』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主僕五人進了城，到得轅門，與旗牌說知。旗牌進去稟知，劉都爺吩咐請進相見。公子直進後堂拜謝，劉光世雙手扶起命坐。岳雲告過了坐，然後坐下。用茶已畢，公子道：『奉祖母之命，特來請老大人的金安。』劉爺道：『多謝老太太！公子回時，與我多拜上太太，說我另日再來問候。』公子道：『不敢！晚姪請問老大人，家父近日在於何處？』都爺想道：『岳太太曾囑咐不要對他說，不知何故。』就隨口答道：『自從進京，並無信來，不知差往那裏去出征？還是隨駕在京？且待得了實信，再來報知。』公子遂謝了都爺，告辭出來。劉爺說：『恕不送了！』叫家丁：『送了公子出去！』公子道聲：『不敢！』出了後堂，一

直來到儀門首，聽得家將說：『這面鼓破了也該換一面，你家老爺怎這樣的做人家！』那門上人道：『你不曉得，那是你家老爺在牛頭山保駕，差牛將軍來催糧，牛將軍是個性急的人，恐誤了限期，將鞭來擊鼓，被他打破。我家大老爺不肯換，要留此故跡，使人曉得你家老爺赤心爲國的意思。』兩個正說之間，岳雲聽得明白，只做不知。出了儀門，家將接着，上馬出城，一路回府。

到了門首，下馬進來，見太太覆命。太太便問：『都爺沒甚話說麼？』岳雲道：『不要說起，倒被他埋怨了一場，說爹爹在牛頭山保駕，與兀朮交兵，「你爲何不去幫助，反在家快樂？」』太太道：『胡說！快到書房中去！』太太喝退了岳雲，便對李夫人道：『劉都爺不該對孫兒說知便好。他今得知此信，須要防他私自逃去。』夫人道：『媳婦領命，隄防他便了。』當日過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到了次日，忽見家將慌慌張張來報道：『不好了！有無數番兵，來捉我們

家屬，離此不遠了！』嚇得太太驚慌無措，李夫人面面相覷，無計可施。衆家人正在七張八嘴，沒作理會處。只見岳雲走將進來，叫聲：『太太！母親！不要驚慌！聞得番兵只有三五千，人馬怕他怎的？待孫兒出去殺他個盡絕。』太太道：『孫兒不知世事，你這等小年紀，如何說出這樣大話來！』岳雲道：『但看！若是孫兒殺不過他，再與太太逃走未遲。』就連忙披了衣甲，提了雙鎚，帶了一百多名家將，坐上戰馬，出了帥府門，一路迎來。

不到二、三里路，正遇番兵到來。岳雲大喝一聲：『你們可是到岳家莊去的麼？我小將軍在此，快叫你那爲頭的出來受死！』小番轉身報與元帥道：『前面有一小南蠻擋路。』薛禮花豹聽了，遂提了大刀，走馬上前，大喝道：『小南蠻是何人，敢擋某家的路？』公子道：『番奴聽着我小將軍，乃是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是也。你爲何辛辛苦苦的，趕到這裏來送死！』薛禮花豹道：『我奉狼主之命，正要拏你。』岳雲道：『且喫我一鎚！』一面話還未說完，舉起鎚

來，照番將頂門上一鎚。那番將欺岳雲是個小孩子家，不隄防他手快，措手不及，早被岳雲打下馬來。張兆奴喫了一驚，提起宣花月斧來砍岳雲。岳雲一鎚，鼻開斧，還一鎚打來。張兆奴招架不及，一個天靈蓋被打得粉碎，死於馬下。那些番兵見主帥死了，就掇轉身逃走。岳雲掄起雙鎚趕上來，打死無數。

適值劉節度聞得金兵來捉岳元帥的家屬，連忙點起兵卒，前來救應。恰好遇着番兵敗下來，大殺一陣，把那些番兵殺得盡絕，不曾走了一個。劉都院與公子同到岳府來，見老太太問安。那地方官屬曉得了，多來請候，公子一一謝了。各官俱各辭去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岳雲便向太太說：「孫兒要往牛頭山去幫助爹爹，求太太放孫兒前去。」太太道：「且再停幾日，待我整備行裝，叫家將同你去便了。」岳雲辭了太太，回到書房，想道：「急驚風，撞着慢郎中！」既知了牛頭山圍困甚急，星

夜趕去纔是，怎說遲幾日？恐怕是騙我。我不如單身匹馬趕去，豈不是好。」主意定了，竟寫了一封書，到了黃昏以後，悄悄的叫隨身小廝，將書去呈與太太看。却自開了大門，提鎚上馬，一溜煙竟自去了。

這裏守門的，不敢違拗，連忙進去報知太太。太太一見了書，慌忙的差下四五个家丁，分頭追趕，已不知那裏去了。只得再差人帶了盤纏行李，望牛頭山一路追去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岳雲一路問信，走了四日四夜，到了牛頭山。但見一片荒山，四面平陽，多是青草，並不見有半個兵馬。心中暗想道：「難道番兵多被爹爹殺完了？」正在疑惑，忽聽得山上叮叮噹噹，樵夫伐木之聲。公子跑馬上前，叫聲：「樵哥！這裏可是牛頭山麼？」樵夫回答道：「此間正是牛頭山。小將軍要往何處去？」

公子道：「既是牛頭山，那些番兵往何處去了？」那樵夫笑道：「小將軍你走

差了路頭了！這裏乃是山東牛頭山，那有番兵的是湖廣牛頭山，差得多了！」公子道：「我如今要往湖廣去，請問打從那一條路去近些？」樵夫道：「你轉往湘州，到湖廣這條大路去極好走。若要貪近，打從這裏小路抄去，近得好幾天。只是山徑叢雜難走些。」公子謝了樵夫，拍馬竟往小路走去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走不上十來里路，那馬打了一個前失，公子把絲韁一提，往後一看道：「我的馬落了膘了！要到湖廣去，不知有多少路，這便怎麼處！」正想之間，聽得馬嘶聲響。回頭一看，只見樹林中，拴着一匹馬，渾身火炭一般，鞍轡俱全。岳雲失聲道：「好一匹良馬！」又看看四下無人，「不如換了他的罷！」正想要上前去換，忽聽得山岡上喝道：「孽畜還不走！」公子擡頭看時，見一個小廝，年紀十二三歲，在那岡上拖一隻老虎的尾巴，喝那虎走。公子想道：「這個人大起來，定然是個好漢。這匹馬，想必是他的了。待我來耍他一耍。」便望着岡

子上高聲叫道：『噤！小孩子！這個虎是我們養熟了頑的，休要傷了他，快些送來還我！』那小孩子心中暗想：『怪道今日擒這個虎，這般容易。原來是他養熟的。』便道：『既是你們的，就還了你。』遂一手抓着虎頭，一手撲着虎腿，望岡子下擲將下來。不道使得力猛，撲的一聲丟下岡來，那虎早已跌死了。公子想道：『真個好力氣！』就下馬來道：『我的虎被你擲死了，快賠我一隻活的來。』就把那死虎提起來，望着岡子上擲將上去。那孩子心中也想道：『他的力氣比我更大。』遂雙手提着死虎，走下岡來，對公子道：『你改日來，等我擎着一個活的賠你罷。』公子道：『這虎是我家養的，你就拿着了，也是死的，要他何用！』孩子道：『如今已跌死了，你待要怎的？』公子道：『也罷！你把這匹馬賠了我罷。』那孩子聽了，微微笑道：『馱子！古人說的「關門養虎，虎大傷人。」這個東西，如何養得熟的？你原是想我這匹馬來哄我的！』便在青草內去拿出一口青龍偃月刀來，跳上馬，叫聲：『你且來與我比比手段看，若勝得』

我這把刀，我就把這馬送你；若勝不得我，你直走你的路，休要妄想。」公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好漢子說話，不要賴。」孩子道：「不賴！不賴！」岳雲聽了，提鎗上馬。兩人直在山坡之下，各顯手段，戰了四五十合，未分勝負。公子暗想：「這樣一個孩子，戰他不過，怎麼到得百萬軍中去？」兩人直戰到晚，那小廝道：「住着！我對你說，天色晚了，我要回去喫飯了，明日再來與你比武罷。」公子道：「你明日倘然不來，我倒等你不成？你若要去，須把馬留下，方許你去。」小廝道：「你只是想我的馬也罷！我把這口刀留下你處，明日來與你定個勝敗。」竟將刀遞與公子，拍馬而去。岳公子見天色已晚，無處投宿，只得就在林中過夜。到了更深，身上覺得有些寒冷，公子就把死虎扯過來，抱在懷中，竟朦朧的睡去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再說這前頭莊上，有一位員外，帶了莊丁，挑着一擔東西，掌着燈火，正往

前行。一個莊丁道：『不好了！有個老虎在林子內喫人哩！』員外掌燈近前一看，原來這個人是抱着虎睡的。員外叫聲：『小客官醒來！』岳公子被員外叫醒，開了眼，坐起來問道：『老丈何來？』員外道：『這裏豈是睡覺的所在？那裏來的死虎，你抱着他睡？倘再走出一個活虎來，豈不傷了性命麼！』公子道：『不瞞老丈說：晚生要往牛頭山去，遇着一位小英雄，與我比武，殺了一日，未分勝負，約定明日再來，故此在這裏候他。』員外道：『你也忒了！倘他明日不來，豈不誤了你的路程？』公子道：『他將刀押在這裏，一定要來的。』員外道：『刀在那裏？』公子道：『這不是？』員外一看，原來是自家外甥的，遂問道：『足下尊姓，大名？居住何處？』公子道：『湯陰縣岳飛，就是家父。晚生名喚岳雲。』員外聽了，『原來是位公子！得罪得罪！且請到寒莊過夜，明日再作商量罷。』岳雲道：『只是驚動不當！』就提了刀鎗，帶了馬，跟着員外到了莊上。

在中堂見禮畢，員外吩咐備酒款待。公子請問老丈尊姓，大名。員外道：

「老漢姓陳名葵。日間比武的，就是舍甥。」叫莊丁：「請大爺出來，與公子相見。」公子道：「這位小哥，果然好刀法，必然是老丈傳授的了。」員外道：「此子名喚關鈴。他的父親，原是梁山泊上好漢，叫做大刀關勝。這刀法是家姊丈傳我，我又傳他的。」

正說之開，關鈴走將出來，見了便道：「舅舅不要睬他，他是拐子，想要拐我的寶馬。」員外道：「胡說！我與你說了，這位少爺，就是湯陰縣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。還不快來見禮！」關鈴道：「你果然是岳公子，何不早說？我就把這匹馬送你了，何苦戰這一日？」岳雲道：「若不是小弟賴兄這個死虎，怎能領教得兄這等好刀法？」兩個不覺大笑起來。見過了禮，重新入席飲酒。談講了一會，岳雲對着員外道：「晚生意欲與令甥結爲異姓兄弟，但不知老丈容否？」員外道：「公子是貴人，怎好高攀？」公子道：「員外何出此言！」立起身出位來，扯着關鈴，拜了員外，員外回了半禮。關鈴年只十二，遂認岳雲爲兄。兩

個回身，當夜盡歡而散。員外叫莊丁收拾房間，關鈴遂陪岳雲同宿。

到了次日，員外細細寫了牛頭山的路程圖，又取出金銀贈與岳雲作盤費。對公子道：『待等舍甥再長兩年，就到令尊帳下効力，望乞提攜。』公子稱羨不盡。關鈴將赤免馬牽出來贈與岳雲。公子拜辭了。員外關鈴不捨，又送了一程，方纔分手回莊。

岳雲拍馬加鞭，上路而行。到了下午，來到一個地方，團團一帶，俱是山岡，樹木叢雜。正在難走之間，那馬踏着陷坑，哄隴的一聲，連人帶馬跌在坑內。兩邊銅鈴一響，樹林內伸出幾把搭鈎，來搭公子。

不知岳公子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鞏家莊岳雲聘婦

牛頭山張憲救主

岳公子跌落陷坑，兩邊伸出幾把撩鉤來捉公子。公子大吼了一聲，那匹馬就猛然一縱，跳出陷坑。公子舞動雙鎚，將撩鉤打開，拍馬便走。

你道這班響馬是誰？原來是劉豫第二個兒子劉猊，因打圍逃出，在此落草。當日正在岡子上坐看那兩邊小嘍囉張網，恰遇着岳公子跌入陷坑，又被他逃脫；見了那匹赤兔馬，好不可愛，就上馬提刀，帶領嘍囉趕將上來。

那岳公子脫離了山岡，一路而來。看看天色晚將下來，無處歇宿。又走了一程，望見一座大莊院，公子把馬加上一鞭，趕到莊前，已是黃昏時分了。莊丁正出來關門，公子下馬，向莊丁道：『我是過路的，因錯過了宿頭，欲求借宿一宵，望大哥方便！』莊丁道：『我家員外，極是好說話的，但是此時已經安寢，

不便通報。只好就在這旁邊小房裏將就暫歇。可好？但是沒有鋪蓋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妨！略坐坐，天明就行。只是這匹馬怎麼處？」莊丁道：「小客人！我家後頭也有牲口，待我取些料來喂他就是。」公子再三稱謝不盡。當時公子就在小房內坐下，細細的請問。莊丁訴說：「這裏是叫做鞏家莊。主人鞏致十分好客，小客人若早來時，必定相待。如今有屈了！」公子道聲：「不敢！多蒙相留，已是極承盛意的了！」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那劉猊看上了岳公子的赤兔馬，領着嘍囉一路追來，不見了公子，看看天色已晚，便問道：「前面是那裏了？」嘍囉稟道：「是鞏家莊了。」劉猊想道：「我久有此心，要搶他的女兒，做個押寨夫人。如今順便，不如打進莊去。」吩咐嘍囉：「與我打進莊去！」當時莊丁忙報知莊主，慌忙聚集莊丁，出莊來與劉猊抵敵，那莊丁那能抵當得住！

正在危急，早驚動了門房中的岳公子，手掄雙鎚，走將出來，大喝道：「強盜往那裏走？」舉起鎚就打。劉猊不曾隄防，被公子這一鎚，早已打死。衆嘍囉見頭目已死，只得四散逃走。公子追上來，打死五六個嘍囉。那莊主鞏致上前接着，同進莊來。

到了堂上坐定，鞏致道：「這位恩公，救我一門性命，望乞留名，他日好補報。」公子道：「我乃岳元帥的長子岳雲便是。」鞏致聽見，連稱：「失敬！」吩咐家人忙備酒席相待。一面吩咐把那強盜的尸首收拾。

那裏邊安人，偷看公子相貌非常，着人來請員外進去，說道：「我看這公子，年紀尚幼，必定未有親事。我意欲招他爲婿，你意如何？」鞏致道：「我出去將言語探他，便知分曉。」員外出來，對岳雲道：「老妻說：若不是公子相救，一門性命難保，只是無恩可報。我夫妻只生一女，年方一十四歲，要送與公子成親，萬勿推却！」岳雲道：「婚姻大事，必須稟告父母，方敢應允。」那員外道：

「只要公子一件信物爲定。待稟過令尊令堂，然後迎娶，如何？」公子便在身邊取出那十二文金太平錢來奉呈上道：「此乃祖母與我小時帶着壓驚之物，卽將此錢爲定。日後太平時，再來迎娶便了。」員外收了金錢，當晚請進書房安歇了。至次日，公子別了員外，往牛頭山而去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牛臯在山上，這一日，乃是八月十五日，牛臯坐在帳中，回頭見湯懷在旁，牛臯道：「湯二哥我從今不苦了。」湯懷道：「賢弟不苦了，我就回去覆元帥。」牛臯道：「二哥請便。」湯懷就辭了出來。牛臯吩咐家將收拾酒飯，今晚去做碗羹飯。牛臯叫幾聲：「兄弟啊！」兄弟叫不答應。又大哭起來，哭個不止，昏昏的竟暈倒在墳前了。

元帥同張保出來探看番營，直看到兀朮營前，元帥道：「這許多番兵，怎保得主公下山？恐一朝糧盡，如何是好！」又看到西南上去，只是一派殺氣迷

天元帥想『前日高寵死在番營，不知何物埋伏。』在彼看了一番，回轉營中，身體有些不遂，走進後營。命張保：『你去各營要路口子上，叫他們今夜用心看守。』張保領命前去，吩咐各處守山將校，俱要小心保守。

高宗朝廷在行宮內，正值中秋佳節，只有李綱在旁，面前擺着水酒素菜。高宗道：『老卿家！想朕如此命苦，前被番人帶往他國，幸虧崔卿傳遞血詔，逃過夾江。在金陵卽位，又遭番兵追迫，流寓在此。不知幾時方享太平也！』說罷，不覺流下淚來。李太師見天子悲傷，便奏道：『陛下還算恭喜的。苦了二位老主公，在北國井中，吃的是牛肉，飲的是酪漿，也要挨過日子過去哩！』那高宗聽見太師說着那二帝，放聲大哭起來。李綱再三勸不住，只得道：『陛下！古人道得好：『人生幾見月當頭？』值此中秋佳節，且看看月色，以散悶懷，如何？』高宗道：『如此，老卿家同去更好。』李綱只得命內侍備了兩匹馬，保了高宗出行宮來。到了古廟前，早有統制陶進等上來接駕道：『萬歲爺何往？』高宗

道：『朕要下山看月色解悶。』陶進道：『臣奉將令守在此處，萬歲爺若下山看月，元帥定要加臣之罪。』高宗道：『不妨！若是元帥知道，罪你，孤當與你說情。』陶進等只得送高宗，太師出了口子，往荷葉嶺而來。有諸葛英亦跪下阻擋。高宗道：『諸事孤家自有主意，決不妨事。』諸葛英無奈，只得放開擋口說道：『太師爺！要保萬歲速回，不可久留！』李太師點頭應允。君臣二人走馬下山，太師道：『陛下正好在這裏觀看番營。』高宗勒馬觀看營頭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那番營中兀朮，看見月明如晝，遂同了軍師出營來看月色，也到山下，偷看此山何處可以上去得。正在指指點點，擡頭觀看，只聽得上邊有人說話響。兀朮忙躲在黑影之中細聽。原來是康王的聲音。便對軍師道：『上面乃是康王的聲音。我悄悄上去捉他。你可速回營去，發大兵來搶山。』哈迷蚩領命而去。那高宗正在山上罵那兀朮。兀朮已悄悄走馬上山來，大叫道：『王兒休要

破口傷人某家來也。」高宗李綱聽見了，嚇得魂魄俱消，忙轉馬便跑。兀朮隨後追趕。那諸葛英等上邊瞧見，連忙上前擋住兀朮。又有小校急往元帥帳前擊起鼓來，報說道：「不好了！聖駕私行荷葉嶺下，兀朮已趕上山來了！」元帥大驚，忙喚備馬。張保道：「張公子已騎了元帥的馬去救駕了。」慌得元帥就步行出帳。不道那張憲因心忙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扯着元帥的馬騎上去，潑喇喇跑下山來。看見諸葛英等俱被兀朮戰敗，正在危急，張憲拍馬上來，只一槍望兀朮面上刺來。兀朮叫聲「不好！」把頭一側，那一槍，那他一隻耳朵挑開。兀朮驚慌，轉馬敗下山來，張憲追趕下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岳元帥出營不多路，正遇着高宗，便道：「陛下受驚了！」又道：「老太師！你是朝廷手足！如何保陛下身入重地，此乃太師之過！」李綱道：「此我之罪也。」元帥請天子回轉行宮。

張憲追趕那兀朮，緊緊不放。兀朮進了營盤，張憲踹進去。遠者槍挑，近者鞭打，番將那裏敵得住，直追得兀朮往後營逃走。那張憲追殺了一會，直到二鼓時分，方轉牛頭山來報功。

牛臯睡倒，在高籠墳上，忽聽得耳邊叫一聲：「牛大哥！快起身去立功！」牛臯忽然驚醒，朦朦朧朧起來，上馬提鎗，沖下山來。那些守山戰將，只道元帥令他下山的，故不通報。這牛臯殺進番營，小番報與兀朮。兀朮大怒道：「牛臯也來欺我？」遂起身，上馬來戰牛臯。牛臯一見心慌，又聽見耳邊叫聲：「牛大哥！小弟在此幫你！」牛臯放心，鉤開兀朮的斧，一鎗打來。兀朮躲避不及，早被打中肩膀，回馬敗走。那些衆番兵圍將攏來，牛臯殺得兩臂酸疼，汗如雨下。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，便高叫一聲道：「高兄弟！你再來助我一助！」衆番兵看

見笑道：『牛臯在那裏說鬼話了！我們一齊上前去拏他！』

岳雲來至牛頭山，望見番營連紮十數里，岳雲道：『妙啊！還有這許多番兵在此，待我進去殺他一個乾淨。』便拍馬搖鎚，大喝一聲：『岳雲公子來踹營了！』舉鎚便打。番兵難以招架。小番急忙報與兀朮。兀朮大怒，提斧上馬，來與岳雲交戰。兀朮喝聲：『看斧！』一斧砍來。岳雲公子左手架開斧，右手舉鎚，照兀朮面門一鎚打來。兀朮見鎚打來，向後一退；那鎚在他股皮上一刮，兀朮幾乎落馬，痛不可當，拍馬往旁側而走。公子也不來趕，只是打進番營來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打得尸如山積，血流成川。

打至前面，但見番兵正圍住牛臯在那裏廝殺。岳雲手起鎚落，打散番兵。牛臯看見，也不認得，舉鎚亂打。倒是公子高叫道：『牛叔父！不要動手，姪兒岳雲在此！』牛臯方纔定了，却問道：『你爲何到此？』就同岳雲殺出番營，回山。

去了。

兀朮這一夜吃了三次虧。本營中又被岳雲打殺多少兵將。只得吩咐衆將，重整營頭，收拾尸首，已是天明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岳元帥在帳中聚集衆將商議，只聽得傳宣官稟道：「牛將軍在外候令。」

岳爺道：「令他進來。」牛臯進來跪下稟道：「小將繳令。」元帥道：「你繳的

是何令？」牛臯一想道：「我在高兄弟墳上睡着，不知怎樣下山，殺進番營，得

遇公子同歸，並非差遣，有何令繳！」忙忙改口說道：「小將因知姪兒殺到番

營，故此下山，救了姪兒上來，現在營門候令。」岳元帥方纔得知是牛臯殺進

番營大戰，便道：「將軍請起。」牛臯站立旁邊。元帥傳令叫岳雲進來。公子領

令來見父親，跪下叩頭。元帥忙叫他起來，令與衆叔父見過了禮。元帥便問：

「你不在家中讀書用功，爲何到此？」岳雲將番將來捉家屬殺退之事，稟知

岳元帥又問他一路上來的事。公子又將錯走山東，相會關鈴，打死劉猊，聘定鞏氏之言，一一稟上。岳爺吩咐岳雲在後營安歇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到了次日，元帥升帳，將衆參見已畢，站立兩旁。元帥叫張保與公子收拾馬匹，端正乾糧。張保領令。元帥叫岳雲聽令：『爲父的令你往金門鎮，傳總兵那邊下文書，叫他即刻發兵調將，來破番兵，保聖駕回金陵。此乃要急之事，限你日期，須得要小心前去！』公子領令，接了文書，辭父出營。張保將文書包好，送與公子藏了。坐上赤兔馬，手掄雙鎚，下荷葉嶺而來。心中想道：『我有要緊之事，須從粘罕營中殺出，方是正路。』主意已定，便催馬到粘罕營前，手擺雙鎚，大喝道：『小將軍來踹營了！』舉鎚便打，殺進番營。

未知岳公子沖進番營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韓彥直

衝營

岳雲拍馬下山，一直沖至粘罕營前，大喝一聲：『小將軍來踹營了！』擺動那雙鎚，猶如那雪亂舞，打進番營。

小番慌忙報知粘罕。粘罕聞報，即提着生銅棍，腰繫流星鎚，上馬來迎敵。正遇着公子，喝聲：『小南蠻慢來！』捺下生銅棍，舉起流星鎚，一鎚打去。岳雲看得親切，左手爛銀鎚當的一架，鎚碰鎚，真是流星趕月。右手一鎚，正中粘罕左臂。粘罕叫聲：『啊唷！不好！』負着痛，回馬便走。公子也不去追趕，殺出番營，竟奔金門鎮而來。



不一日到了傅總兵衙門旗牌通報進去總兵即請公子到內堂相見。公子送過文書，總兵看了，便道：「屈留公子明日起身，待本鎮一面各處調兵遣將，即日來保駕便了。」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到了次日早晨，傅總兵先送公子起身，隨即往校場整點人馬。忽聽見營門外喧嚷。軍士稟道：「外面有一化子，要進來觀看。小的們攔他，他就亂打，故此喧嚷。」傅爺道：「拏他進來！」衆軍士將化子拏進跪下，傅光低頭觀看，見他生得體長身大，相貌兇惡，便問：「你爲何在營外喧嚷？」化子道：「小的怎敢喧嚷，指望進來看老爺，定那個做先鋒。軍士不許小人進來，故此爭論。」傅爺道：「你既然要進來看，必定也有些力氣。」化子道：「力氣却有些。」傅爺又問：「你既有力氣，可會些武藝麼？」化子道：「武藝也略知一二。」傅爺就吩咐左右：「取我的大刀來與他使。」化子接刀在手，舞動如飛，刀法精通。

傅爺看了，想道：『我這口大刀有五十餘斤，他使動如風，却也好力氣！』那化子把刀舞完道：『小人舞刀已完。』

傅爺大喜，問道：『你叫甚名字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後，名叫狄雷。』傅光道：『本鎮看你武藝高強，就命你做先鋒。待有功之日，另行升賞。』狄雷謝了傅爺。傅爺挑選人馬已畢，擇日起行，到牛頭山救駕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那粘罕幾乎被岳雲傷了性命，敗回帳中坐定，對衆將說：『岳南蠻的兒子，如此利害，想必元帥薛禮花豹，已被他傷了性命。』忽有小番道：『二殿下完顏金彈子到，在營外候令。』粘罕大喜，就喚進來，同來見兀朮。完顏金彈子進帳，見了各位狼主。

你道那殿下是誰？乃是粘罕第二個兒子，使兩柄銀鎚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金彈子道：『老王爺時常記念，爲何不拏了那岳南蠻，捉了康王，早定中原！』

兀朮把岳飛兵將利害一時難擒的話說了一遍。金彈子道：『叔爺爺！今日尙早，待臣兒去拏了岳南蠻回來，再吃酒飯罷。』兀朮心中暗想道：『他也不曉得岳飛兵馬利害，這令他去走走也好。』兀朮就令殿下帶兵去山前討戰。

山上軍士報與元帥。元帥道：『誰敢迎敵？』牛臯應聲道：『末將願往。』元帥道：『須要小心！』牛臯上馬提鎗，奔下山來，大叫道：『番奴快通名來，功勞簿上，好記你的名字。』金彈子道：『某乃金國二殿下，完顏金彈子是也。』牛臯道：『那怕你鐵彈子，也要打你做個肉彈子。』舉鎗便打。那金彈子把鎚架開鎗，一連三四鎚，打得牛臯兩臂酸麻，抵擋不住，叫聲：『好傢伙，贏不得你。』轉身飛奔上山來。到帳前下馬，見了元帥道：『番奴是新來的，力大鎚重，末將招架不住，敗回繳令，多多有罪！』

只見探子稟到：『啓上元帥：番將在山下討戰，說必要元帥親自出馬，請令定奪。』岳爺道：『吓！既然如此，待本帥去看看這小番，怎生樣的利害。』就

出營上馬，一班衆將，齊齊的保了元帥。來至半山裏，觀看那金彈子的模樣，生得果然勇猛。

那金彈子在山下，手掄雙鎚，大聲喊叫。元帥道：「那位將軍去會戰？」只見余化龍道：「待末將去拏他。」元帥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余化龍一馬沖下山來。金彈子道：「來的南蠻是誰？」余化龍答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余化龍是也。」金彈子道：「不要走，照鎚罷！」舉鎚便打。兩馬相交，戰有十數個回合。

余化龍戰不過，只得敗上山去。當時惱了董先，大怒道：「看末將去拏他！」拍馬持鎗，飛跑下山來，與金彈子相對。兩邊各通姓名，拍開戰馬，鎚鎗相交，鬪有七八個回合。董先也招架不住，把鎗虛擺一擺，飛馬敗上山去。

傍邊惱了何元慶，大怒道：「待末將去擒這小番來！」催開戰馬，提着斗大雙鎚，一馬沖下山來。金彈子看見，大喝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何元慶道：「我乃

岳元帥麾下統制何元慶便是。特來拏你這小番。不要走！照老爺的鎚罷！」金彈子想道：「這個南蠻，也是用鎚的，與我一般兵器，試他一試看。」舉鎚相迎，鎚來鎚架，鎚打鎚擋。二人大戰有二十餘個回合，何元慶力怯，抵擋不住，只得往山上敗走。

番兵報與兀朮。兀朮大喜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王兒，連敗南蠻，不要力怯了，待他明日再戰罷。」傳令鳴金收兵。金彈子來至營前下馬，進了牛皮帳，來見兀朮道：「臣兒正要拏岳南蠻，王叔爲何收兵？」兀朮道：「恐王姪一路遠來，鞍馬勞頓，故令王姪回營安歇。明日再去拏他未遲。」金彈子謝了恩。兀朮就留他飲酒。酒席之間，說起小南蠻岳雲驍勇非常。金彈子道：「明日臣兒出陣去，決要拏他。」

岳元帥回營，傳令各山口上：「用心把守。如今番營內，有了這個小番奴，恐他上山來劫寨。」

次日，兀朮命金彈子帶兵至山前討戰。守山軍士報與元帥。元帥命張憲領今下山，與金彈子會戰。金彈子叫道：『來將通名？』張憲道：『我乃岳元帥麾下小將軍張憲奉元帥將令，特來拏你。不要走！』把手中槍一起，望心窩裏便刺。

金彈子舉鎚相迎，心中想道：『怪不得四王叔說這些南蠻了得。我須要用心與他戰。』把鎚一舉打來，張憲挺槍來迎。一個槍刺去，如大蟒翻江；一個鎚打來，如猛虎離山。那張憲的槍，十分利害。這殿下鎚，蓋世無雙。二人在山下大戰有四十餘合，張憲看看力怯，只得敗回山上，來見元帥。元帥無奈，令將「免戰牌」挑出。金彈子不准免戰，只是喊罵。岳翁只得連挂七道「免戰牌」。兀朮聞報，差小番請殿下回營。

金彈子進帳見了兀朮忙把戰敗張憲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兀朮大喜道：『只

要拏了這小南蠻，就好搶山了。

次日，兀朮又同金彈子去看鐵華車，真是十分歡喜。

岳雲在金門鎮轉來，將近番營，推開戰馬，擺着雙鎚，打進粘罕營中。撞着鎚的就沒命，旁若無人。這公子右冲左突，那番兵東躲西逃，直殺透番營。來至半山之中，忽見掛着七道「免戰牌」，暗想道：「這也奇了！吾進出皆無勇將抵擋，怎麼將「免戰牌」高挂？想是那怕事的瞞了爹爹，偷挂在此的，豈不辱沒了我岳家體面！」當下大怒，把牌多打得粉碎。

元帥正坐帳中納悶，忽見傳宣來報道：「公子候令。」岳爺道：「令進來。」岳雲進帳跪下道：「孩兒奉令到金門鎮，見過傅總兵，有本章請聖上之安，卽日起兵來也。」元帥接了本章。岳雲稟道：「孩兒上山時，見挂着七面「免戰

牌，」不知是何人瞞着爹爹，壞我岳家體面，孩兒已經打碎。望爹爹查出挂牌之人，以正軍法。」元帥大喝道：「好逆子！吾令行天下，誰敢不遵！這牌是我軍令所挂。你敢打碎，違吾軍令！」叫左右：「綁去砍了！」衆將一齊上前道：「公子年輕性急，故犯此令。求元帥恕他初次。」元帥道：「衆位將軍！我自己的兒子，尙不能正法，怎能服百萬之衆！」衆將不語。牛臯道：「末將有一言告稟。」元帥道：「將軍有何言語？」牛臯道：「元帥挂「免戰牌」，原爲那金彈子驍勇，無人敵得他過耳。公子年輕，不知軍法，故將牌打碎。若將公子斬首，則兀朮未擒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。况使外人曉得是打碎了「免戰牌」，殺了兒子，豈不被他們笑話！不若令公子開兵，與金彈子交戰。若然得勝回來，將功折罪。若殺敗了，再正軍法未遲。」岳爺道：「你肯保他麼？」牛臯道：「末將願保。」元帥道：「寫保狀來！」牛臯道：「我是不會寫的，煩湯懷哥代寫罷了。」湯懷就替他寫了保狀。牛臯自己畫了花押，送與元帥。元帥收了保狀，吩咐放了岳雲。

的綁，就令牛臯帶領岳雲去對敵。

牛臯領令出來，只見探子進營報事。牛臯忙問：「你報何事？」探子說道：「有完顏金彈子討戰，要去報上元帥。」牛臯道：「如此，你去報罷！」又對岳雲道：「姪兒！我教你一個法兒：今日與金彈子交戰，若得勝了，不必說。倘若輸了，你竟打出番營，逃回家去見太太，自然無事了。」岳雲點頭稱謝。

叔姪一齊上馬，來至山前。岳雲一馬沖下山來，金彈子大喝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公子道：「我乃岳元帥公子岳雲是也。」金彈子道：「某家正要擒你，不要走！」舉鎚便打。岳雲提鎚便迎。一個爛銀鎚擺動，銀光遍體。一個渾鐵鎚舞起，黑氣迷空。二人戰有四十多個回合，不分勝敗。

岳雲暗想：「怪不得爹爹挂了「免戰牌」，這小番果然利害！」又戰到八十餘合，漸漸招架不住。

牛臯看見，心中着了急，大叫一聲：「我姪兒不要放走了他！」那金彈子

只道是後邊兀朮叫他，回頭一看，早被公子一鎚打中肩膀，翻身落馬。岳雲拔劍上前，取了首級回山，來見元帥繳令。岳爺就赦了岳雲，令將首級在營前號令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那邊番將只搶得一個沒頭屍首回營。衆王子見了，俱各放聲大哭。兀朮命雕匠雕個木人頭，湊上用棺木成斂，差人送回本國去了。兀朮對軍師哈迷蚩道：「軍師！倘若宋朝各處兵馬齊到，怎生迎敵？」軍師道：「臣已計窮力盡，只好整兵與他決一死戰。」兀朮嘿然不語，在營納悶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如今要說那韓世忠與夫人梁氏、公子韓尙德、韓彥直，在汝南征服了曹成、曹亮、賀武、解雲等，收了降兵十萬，由水路開船下來，到了漢陽，將兵船泊住。那漢陽離牛頭山，只有五六十里地面。韓元帥與夫人商議，欲往牛頭山保駕。

梁夫人道：『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，報知岳元帥，奏聞天子？若要我們保駕，便發兵前去。若叫我們屯紮他處，便下營屯紮，何如？』韓爺道：『夫人之言，甚爲有理。』就寫了本章，并寫了一封書，封好停當，便問：『誰敢上牛頭山去走一遭？』當有二公子韓彥直，年方一十六歲，使一桿虎頭金槍，勇不可當，遂上前領差，說：『孩兒願去。』元帥便將本章書信交與公子，吩咐：『岳爺跟前，須要小心相見！』公子領令上岸，坐馬望牛頭山來。

行有二十餘里，只見一員將官敗將下來，看見了公子，便叫聲：『小哥！快些轉去，後面有番兵殺來了！』韓公子笑了一笑，尙未開言，那粘罕已到跟前。公子把槍一搖，當心就刺。粘罕舉棍一架，覺得沉重。被公子要要要一連幾槍。粘罕招架不住，正要逃走，被公子大喝一聲，只一槍挑下馬來，取了首級。

那位將官下馬來，走至公子馬前，深深打了一躬道：『多蒙小將救了我性命，請問貴姓大名？』公子道：『小將還未曾請教得老將軍尊姓大名，因何

被他趕來？」那位將官道：「我乃藕塘關總兵，姓金名節。奉岳元帥將令，來此保駕。到了番營門首，遇着這番將，不肯放我過去。戰他不過，逃敗下來。幸得遇見將軍。不然，性命休矣！」

公子聽了，連忙下馬道：「原來是總爺，多多有罪了！」金總兵道：「將軍何出此言！幸乞通名。」公子道：「家父乃兩狼關元帥，家母都督梁夫人。末將排行第二，韓彥直的便是。奉令上牛頭山去見岳元帥，不想得遇總爺。」金節道：「原來是韓公子，失敬了！本鎮被金兵殺敗，無顏去朝見天子。有請安本章一道，并有家信一封，與舍親牛臯的，拜煩公子帶去。本鎮且紮營在此候旨。未知允否？」公子道：「順便之事，有何不可？」金節遂將本章、家信，交與公子。公子藏在身邊，把粘罕首級挂在腰間，又對金節道：「番奴這匹馬甚好，總爺何不收爲坐騎？」金節爺道：「我正有此意。」遂將坐騎換了。二人一同行至三叉路口，金節道：「前面將近牛頭山了，俱有番營紮住，請公子小心過去。」二

人分別。

金節自遠遠紮住營盤候旨。韓二公子一馬沖進番營。不知韓公子過得番營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送客將軍雙結義 渡江元帥忽被擒

那韓公子一馬沖進金營，大喝一聲：「兩狼關韓元帥的二公子來踹營了！」搖動手中銀桿虎頭槍，猶如飛雷掣電一般，誰人擋得住，竟被他殺出番營，上牛頭山而去。小番忙去報知四太子道：「不好了！又來了一個小南蠻，把大狼主傷了！沖破營盤，上山去了。」兀兀聞報，又驚又苦。一面差人打探，一面去收拾粘罕尸首。

韓公子到了荷葉嶺邊口子上，守山軍士問明，放進來。至大營前，軍士進帳稟知岳元帥。元帥吩咐：「請進來！」軍士答應一聲，出來傳令：「請公子進見。」公子來到帳中，行禮畢，便道：「小將奉家父之命，來見元帥，有本章請聖上龍安。適在路上遇見粘罕，追趕藕塘關總兵金節，被小將挑死，將首級呈驗。」

金總兵離此二十里紮營候旨，帶有問安本章，并牛將軍家信呈上。」岳元帥大喜道：「令尊平賊有功，公子又得此大功，請同本帥去見天子候旨。」

隨即引了公子來到行宮，朝見康王。將兩道本章呈上。又將韓公子挑死金國粘罕奏聞。康王便問李綱：「應當作何封賜？」李綱奏道：「韓世忠雖失了兩狼關，今討曹成有功，可復還原職。韓尙德、韓彥直俱封爲平虜將軍。命他引本部人馬去，復取金陵。」高宗依奏，傳旨下來。岳元帥同韓公子謝恩，辭駕出宮。回至營前下馬。公子卽辭別了岳爺，要回去。岳爺道：「本欲相留幾日，奈有君命，不好相強。」隨叫岳雲領令，遂同韓公子並馬下山。

將近番營，韓公子道：「請公子回山罷。」岳雲道：「家父命小弟送出番營，豈敢有違。」韓公子再三推讓。岳公子決意要送，便道：「待小弟在前，打開番兵，送兄出去。」就把雙鎚一擺，大喝一聲：「快些讓路，待小爺送客！」那些番兵見是打死金彈子的小將軍，人人膽戰，個個心驚。一聲吶喊，俱向兩旁閃

開略略近些的，一鎚一個，不是碎了頭，就是拆了背，誰敢上前！一直殺出大營。韓彥直心中想道：『果然利害！名不虛傳！我何不也送他轉去，也顯我的威名！』遂向岳雲道：『蒙兄送出番營，小弟再無不送轉去之理。』岳公子再三不肯。韓公子立意要送。岳雲道：『既承美意，只得從命。』韓公子復身向前拍馬沖進，逢人便挑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番兵已是被他殺怕的了，口中吶喊，盡皆四散分開，近前的就沒了命。

二位公子沖透營盤，來至山下。韓公子道：『請兄回山罷。』岳雲道：『既承兄送轉來，自然再送兄出去。』韓公子再四推辭。岳雲那裏肯，復馬向前，韓公子在後，兩個又殺入番營。那些番兵被他二人送出送進，不知殺傷了多少，一個個膽戰心驚，讓開大路。

二人沖出了番營，韓公子再要送回。岳雲道：『何必如此送出送進，送到何時得了？難得我二人意氣相投，欲與兄結爲兄弟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』韓公子

道：「小弟亦有此心，但是高攀不起。」岳雲道：「何出此言？」二人遂向樹林中，去下馬來，拜爲兄弟。韓公子年長爲兄，岳公子爲弟。二人遂上馬分手。

岳雲獨自一個，再殺進番營，回荷葉嶺來。那番兵被二人殺得害怕。况因粘罕被韓公子挑死，衆王子俱在兀朮帳中，悲苦命匠人雕刻木頭，配合成斂端正，差人送回本國。忙忙碌碌，所以無人阻擋，由他二人進出。那岳雲上山，將送韓公子結義之事，稟知元帥。元帥亦甚歡喜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韓公子回至漢陽，上船來見父親，稟道：「聖上復了爹爹之職，令我們兄弟領兵復取金陵，不必往牛頭山去。」又把與岳雲結拜之事稟知。元帥大人，遂命兵船望金陵進發。

一日有探子來報：「留守宗方，殺破杜吉、曹榮兩個，威鎮金陵。特來報知。」元帥問梁夫人道：「如今待怎麼處？」夫人道：「我們且將大小戰船，在

狼福山紮住，以扼兀朮之路。」元帥道：「夫人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韓元帥就傳令各戰船，齊往狼福山下，紮成水寨。差人往金陵打聽虛實；一面差人探聽牛頭山消息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牛頭山上岳元帥，專等各路勤王兵到，準備與兀朮交兵。兀朮也在與衆王子衆平章商議開戰之事。有探事小番進帳來報道：「啓上狼主小的探得有南幹元帥張浚，領兵六萬；順昌大元帥劉琦，領兵五萬；四川副使吳玠同兄弟吳璘，統兵三萬；定海總兵胡章，象山總兵龔相，藕塘關總兵金節，九江總兵楊沂中，湖口總兵謝昆，各處人馬，共有三十餘萬，俱離此不遠，四面安營。特來報知。」

兀朮聞報，遂傳令點四位元帥，向東西南北四路，探聽那一方可以行走。那四位元帥領令前去。不多時一齊回來，進帳來稟道：「四面俱有重兵，只有

正北一條大路可以行走。兀朮就傳令曉諭前後左右中五營兵將知悉。『若與南蠻交戰，勝則前進，倘不能取勝，只望正北而退。』誰知探路的，只探得四十餘里，就轉來了，不曾探到五十里外，故此一句話，斷送了六七十萬人馬的性命。

岳元帥請天子離了行宮，到古廟前，與衆位大臣，都坐在馬上。傳令施放大礮，連聲不絕。那些各處總兵節度聽見礮響，各各準備領兵殺來夾攻。兀朮傳齊各位王子、衆平章、元帥、一衆番將，俱各領兵上馬。傳下令來：『今日拚了命，與岳南蠻決一死戰，擒了康王，以圖中原。』這裏岳元帥傳下令來，命何元慶、余化龍、張顯、岳雲、董先、張憲、湯懷、牛皋等爲首，帶領衆將，一齊放礮，吶喊踴營。那些各路總兵節度，聽得礮聲，四面八方俱殺將攏來。這場大戰，眞眞戰得天搖地動，日色無光。殺得那些番兵，人屍堆滿地，馬死遍塵埃。岳元帥帶領這一班猛將，逢人便殺，遇將就擒。那些衆番兵將見了岳爺，就是追魂使者，了命。

閻君；一個個抱頭鼠竄，口中只叫：『走走！岳爺爺來了！』

岳爺望見南幹元帥張浚，順昌元帥劉琦的旗號。遂令軍士請來相見。張、劉二位元帥，在馬上見了岳元帥，岳元帥叫道：『二位元帥！今日本帥將聖上并衆大臣，交與二位元帥，連速保駕回京。本帥好去追趕金兵。』遂辭了天子，帶了張保、王橫，催兵掩殺。從辰時直殺到半夜，殺得番兵拋旗棄甲，四散敗走。衆將各各在後追趕。

岳爺追着兀朮，連日連夜，直趕到金門鎮相近，有傅光的先鋒狄雷在此截殺番兵。衆番兵無處逃命，被狄雷殺傷大半。岳爺剛到跟前，狄雷不分皂白，舉起鎚望岳爺便打，一連幾鎚。岳元帥連忙招架，覺得沉重，便大喝道：『你是何人？敢擋本帥去路？』狄雷細細一認，曉得是岳元帥，心中驚慌，懼罪而逃。

岳爺只是緊緊追趕兀朮。兀朮只顧望北逃去。看看來到江口，只聽得衆番兵一片聲叫苦。原來一派大江，並無船隻可渡，後面追兵又近，嚇得兀朮渾

身發抖仰天大叫：『某家自進中原以來未有如此之敗！今前有大江，後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！』

正在危急，那軍師哈迷蚩用手一指道：『主公且慢驚慌！看這江中，不是有船來麼？』兀朮定睛一看，却是金兵旗號。原來是杜吉、曹榮的戰船，因被宗方殺敗，故此駕船逃走。軍師大叫：『忙來救主！』那船上見是番兵如飛攏岸。兀朮與軍師衆平章等一齊同下船來。船少人多，那裏裝得盡！看見岳元帥追兵已近，慌忙開去。落後番兵，無船可度。岳元帥追至江口，猶如砍瓜切菜一般。可憐這些番兵，啼啼哭哭，望江中亂跳，淹死無數。兀朮望見，掩面流淚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岳爺兵馬到了漢陽江口，安下營寨。差人找尋船隻，欲渡江去，追擊兀朮。忽聽得營門口齊聲喊冤。岳爺便問：『何人喊冤？』早有傳宣來到外邊查問明白，進來稟道：『是七八個船戶，因臨安通判万俟卨，同知羅汝楫，解送糧草

至此，私將糧草運回家中，反要船戶賠補，爲此衆船戶在營前喊冤。」元帥吩咐：「將万俟卨、羅汝楫二人抓進來。」兩旁軍士答應一聲，即將二人一把一個抓進帳來跪下。岳爺喝道：「爾等既爲解糧到此，何不繳令？」二人道：「因番兵圍困牛頭山，只得在此伺候。船戶人多，將糧草喫盡，故此要他賠補。望元帥開恩。」

元帥大喝一聲：「綁去砍了！」兩邊一聲吆喝，登時繩穿索綁。二人齊叫：「開恩！」旁邊閃過張憲、岳雲跪下稟道：「他二人因見番兵紮營山下，不敢上山繳令，雖係偷盜糧草，理當處斬，但實係日久，情有可原。望爹爹饒他性命！」元帥道：「你且放起來。」二人謝了元帥，站立一邊。元帥向万俟卨、羅汝楫喝道：「本當斬你二人驢頭。他二人求饒，饒了你死罪。拏下去打！」軍士答應一聲，將二人按倒在地，每人打了四十大棍，發轉臨安。二人受責，謝了元帥不斬之恩，出營自回臨安而去。

忽有探子進營來報道：『探得韓元帥紮營在狼福山下，阻住兀朮去路，特來報知。』岳元帥想道：『這一功讓了韓元帥罷。』遂喚過岳雲來，吩咐道：『你可引兵三千，往天長關守住。倘兀朮來時，用心擒住，不可有違。』岳雲得令，帶領人馬，竟往天長關而去。元帥大隊人馬，自回澶州。

兀朮敗在長江之中，有那金陵殺敗的兵，將戰船陸續到來南岸上。還有殺不盡的番兵逃來。兀朮吩咐把船攏岸，盡數裝載。看見北岸有韓元帥紮營，不能過去。兀朮就吩咐船隻攏齊，查點數目，共有五六百號。計點番兵，不上四五萬。兀朮歎道：『某家自進中原，帶有雄兵數十萬，戰將數百員。今日被岳南蠻殺得只剩四五萬人馬，又傷了大王兄與二殿下，有何面目來見父王！』說罷，痛哭起來。衆平章勸道：『狼主不必悲傷，保重身體，好渡長江。』兀朮望見江北一帶，戰船擺列，有十里遠近；旗旛飄動，如樓櫓，密佈如城牆一般。又有百

十號小遊船，都是六槳，行動如飛，弓箭火器亂發。那中軍水營，都是海鯨艦，豎定桅檣，高有二十來丈，密麻相似。兩邊金鼓旗號，中間插着「大元帥韓」的寶纛大旗。兀朮自想：「不過五六百號戰船，如何沖得他動，怎敢過去？」好生憂悶。便與軍師商議。哈迷蚩道：「江北戰船密佈，亦不知有多少號數。須要差人去探聽虛實，方好過江。」兀朮道：「今晚待某家親自去探個虛實。」哈迷蚩道：「狼主豈可深入重地！」兀朮道：「不妨！某家昨日拏住個土人，問得明白。這裏金山寺上，有座龍王廟，地勝最高，待某家上金山去，細看南北形勢，便知虛實矣。」哈迷蚩道：「既如此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可保全。」兀朮依計，即時叫過小元帥何黑闥、黃柄奴，二人近前悄悄吩咐：「你二人到晚間照計而行。」二人領命，整備來探南兵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韓元帥見金兵屯紮在黃天蕩，便集衆將商議道：「兀朮乃金邦名將，今

晚必然上金山來偷看我營寨。」卽令副將蘇德引兵一百埋伏於龍王廟裏。『你可躲在金山塔上，若望見番兵到來，就在塔上擂起鼓來，引兵沖出，我自
有接應。』蘇德領令去了。又命二公子彥直道：『你也只消帶領健卒一百，埋
伏在龍王廟左側。聽得塔上鼓響，便引兵殺出來，擒住番將，不可有誤！』二公
子領令去了。又命大公子尙德帶領兵二百，架船埋伏南岸。『但聽江中礮響，
可遶出北岸，截他歸路。』大公子亦引兵去了。

這裏端正停當，果然兀朮到了晚間，同了軍師哈迷蚩，小元帥黃柄奴三
人，一齊上岸，坐馬悄悄到金山脚邊。早有番將何黑闥已帶領番兵，整備小船
伺候。兀朮與哈迷蚩、黃柄奴上了金山，勒馬徐行。到了龍王廟前一箭之地，立
定一望，但見江光浩渺，山勢巖崿。正待觀看宋軍營壘，那蘇德在塔頂上望見
三騎馬將近龍王廟來，後面幾百番兵，遠遠隨着，便喝采道：『元帥真個料敵
如神！』遂擂起鼓來，廟裏這一百兵，喊聲殺出來。左首韓二公子聽得鼓響，亦

引兵殺出。兀朮三人聽得戰鼓齊鳴，心驚膽戰。正待勒馬回去，忽然韓彥直飛馬大叫：『兀朮往那裏走？快快下馬受縛！』這一聲喊，早驚得三人飛馬便走。不道山路高低，一將坐馬失足，連人掀下。彥直舉槍便刺。兀朮舉起金雀斧劈面砍來，救出那將，就與二公子大戰。衆番兵連忙下山逃走。何黑闥接應上船，飛風開去。大江中一聲礮響，韓尙德放出小船來趕，已去遠了。那二公子在上與兀朮戰不上七八合，被二公子逼開斧，一手擒過馬來，下船回營。天已大明，元帥升帳，諸將俱來報功。韓元帥大喜，命將兀朮推來。左右一聲得令，將兀朮推進來。

畢竟兀朮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金兀朮敗走黃天蕩

韓元帥一聲吩咐，兩邊將軍答應，將兀朮推進帳前。元帥把眼望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兀朮。元帥大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假冒兀朮來誑我？」那將道：「我乃金國元帥黃柄奴是也。軍師防你詭計，故命我假裝太子模樣。果不出所料。今既被擒，要砍就砍，不必多言。」元帥道：「原來番奴這般刁滑！無名小卒，殺了徒然，污我寶刀。」吩咐：「將他囚禁後營，待我擒了這兀朮，一齊碎剮便了。」又對二公子道：「你中了他金蟬脫殼之計，今後須要小心！」公子連聲領命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元帥因走兀朮，退回後營，悶悶不樂。梁夫人道：「兀朮雖敗，糧草無多，必

然急速要回，乘我小勝，無意隄防，今夜必來廝殺。金人多詐，恐怕他一面來與我攻戰，一面過江，使我兩個遮擋不住。如今我二人分開軍政：將軍可同孩兒等專領遊兵，分調各營，四面截殺。妾身管領中軍水營，安排守禦，以防沖突。任他來攻，只用火礮弩箭守住，不與他交戰。他見我不動，必然渡江。可命中營大桅上，立起樓櫓，妾身親自在上擊鼓，中間豎一大白旗，將軍只看旗白爲號，鼓起則進，鼓住則守。金兵往南，白旗指南，金兵往北，白旗指北，元帥與兩個孩兒，協同副將，領兵八千，分爲八隊，俱聽桅頂上鼓聲，再看號旗截殺。務叫他片甲不回，再不敢窺想中原矣。」韓元帥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夫人真乃是神機妙算，賽過古之孫、吳也！」

夫婦二人商議停當，各自準備。夫人即便軟紮披挂，佈置守中軍的兵將。把號旗用了遊索，將大鐵環繫住。四面遊船八隊，再分爲八八六十四隊，上有隊長。但看中軍旗號，看金兵那裏渡江，就將旗號往那裏扯起。那些遊兵，搖櫓

的，蕩槳的，飛也似去了。佈置停當，然後在中軍大桅頂上，扯起一小小鼓樓，遮了箭眼。到得定更時分，梁夫人令一名家將，管着扯號旗。自己踏着雲梯，升到桅杆絕頂，看着金營人馬，如螻蟻相似，那營裏動靜，一目了然。江南數十里地面，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理圖一般。那韓元帥同二位公子，自去安排截殺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那日兀朮在金山上，險些遭擒，走回營中，喘息不定。坐了半日，對軍師道：『南軍虛實不曾探得，反折了黃柄奴，如今怎生得渡江回去！』軍師道：『我軍糧少，難以久持。今晚可出其不意，連夜過江。若待我軍糧盡，如何抵敵！』兀朮聽得，就令大元帥粘沒喝領兵三萬，戰船五百號，先擋住他焦山大營。却調小船由南岸一帶過去，爭這龍潭儀徵的旱路。約定三更造飯，四更拔營，五更過江。使他首尾不能相顧。衆番兵番將，那個不想過江得了此令，一個個磨刀拈箭，勇氣十倍。

那兀朮到了三更，吃了燒羊燒酒衆軍飽餐了。也不鳴金吹角，只以胡哨爲號，三萬番兵，駕着五百號戰船，望焦山大營進發。正值南風，開帆如箭。

這裏金山下宋兵哨船探知，報入中軍。梁夫人早已準備礮架、弓弩，遠者礮打，近者箭射。俱要啞箭，不許吶喊。那粘沒喝戰船將過焦山，遂一齊吶喊。宋營中全無動靜。兀朮在後邊船上，正在驚疑，勿聽一聲礮響，箭如雨發，又有轟天大礮打來。把兀朮的兵船，打得七零八落，慌忙下令轉船，從斜刺裏往北而來。怎禁得梁夫人在高桅之上，看得分明，即將戰鼓敲起，如雷鳴一般。號旗上掛起燈球。兀朮向北，也向北；兀朮向南，也向南。韓元帥與二位公子率領遊兵，照着號旗截殺。兩軍相距，看看天色已明，韓尙德從東殺上，韓彥直從西殺來，三面夾攻，兀朮那裏招架得住！可憐那些番兵，溺死的，殺傷的，不計其數。這一陣殺得兀朮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得敗回黃天蕩去了。

梁夫人在桅頂上，看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把那戰鼓敲得不絕聲響。險

不使壞了細臂。

原來這黃天蕩是江裏的一條水港。兀朮不知水路，一時殺敗了，遂將船收入港中，實指望可以攏岸，好上旱路逃生。那裏曉得是一條死水，無路可通。韓元帥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不勝之喜，舉手對天道：『兀朮合該數盡！只消把江口阻住，此賊焉得出！不消數日，糧盡餓死，從此高枕無憂矣。』卽忙傳令，命二公子同衆將守住黃天蕩口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韓元帥回寨，梁夫人接着，諸將俱來獻功。蘇德生擒得兀朮女壻龍虎大王霍武，斬得番將何黑鬪首級。其餘有奪得船隻軍器者，擒得番兵番卒者，皆不計其數。元帥命軍政司一一紀錄功勞。命後營取出黃柄奴，將龍虎大王一同斬首，并何黑鬪首級，一齊號令在桅桿上。是時正值八月中旬，月明如晝。元帥見那些大小戰船，排作長蛇陣形，有十里遠近。燈球火光，照耀如同白日。軍

中歡聲如雷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兀朮大敗之後，剩不上二萬人馬，四百來號戰船。敗入黃天蕩，不知路徑，差人探聽路途。拏得兩隻漁船到來，兀朮好言對漁戶道：「我乃金邦四太子便是。因兵敗至此，不知出路，煩你指引，重重謝你。」那漁翁道：「我們世居在這裏，叫做黃天蕩，河面雖大，却是一條死路，只有一條進路，並無第二條出路。」兀朮聞言，方知錯走了死路，心中驚慌。賞了漁人。與軍師衆王子元帥平章等商議道：「如今韓南蠻守住江面，又無別路出去，如何是好！」哈迷蚩道：「如今事在危急，狼主且寫書一封，許他禮物，與他講和。看那韓南蠻肯與不肯，再作商議。」兀朮依言，即忙寫書一封，差小番送往韓元帥寨中。有旗牌官報知元帥。元帥傳令喚進來。小番進帳，跪下叩頭，呈上書札。左右接來，送到元帥案前。元帥拆書觀看，上邊寫道：「情願求和，永不侵犯。進貢名馬三百匹，買

條路回去。」元帥看罷哈哈大笑道：「兀朮把本帥當作何等人也。」寫了回書，命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。小番負痛回船，報知兀朮。兀朮與軍師商議，無計可施，只得下令拚死殺出，以圖僥倖。次日，衆兵吶喊搖旗，駕船殺奔江口而來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韓元帥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，料得兀朮必來奪路。早已下令，命諸將用心把守。倘番兵出來，不許交戰，只用大礮硬弩打去。他不能近，自然退去。衆將領令那兀朮帶領衆將殺奔出來。只見守得鐵桶一般，火礮弩箭齊來，料不能沖出。遂傳令住了船，遣一番官上前說道：「四太子請韓元帥打話。」軍士報知寨中。韓元帥傳令，把戰船分作左右兩營，將中軍大營船放開，船頭上弩弓礮箭，排列數層，以防暗算。韓元帥坐中間，左邊立着大公子韓尙德，右邊立着二公子韓彥直，兩邊列着長槍利斧的甲士，十分雄壯。兀朮也分開戰船，獨坐一隻大樓船，左右也是番兵番將，離韓元帥的船，約有二百步。兩下俱各拋住。

船脚兀朮在船頭上，脫帽跪下，使人傳話告道：『中原與金國，本是一家。皇上金主，猶如兄弟。江南賊寇發生，我故起兵南來，欲討兇徒。不意有犯虎威！今對天盟誓：從今和好，永無侵犯，乞放回國！』韓元帥也使傳事官回道：『你家久已背盟，擄我二帝，佔我疆土。除非送還我二帝，退回我汴京，方可講和。否則請決一戰。』說罷，就傳令轉船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兀朮見韓元帥不肯講和，又不能沖出江口，只得退回黃天蕩，心中憂悶，對軍師道：『我師屢敗，人人恐懼。今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豈不死於此地！』軍師道：『事已急矣，不如張挂榜文。若有能解得此危者，賞以千金。或有能人，亦未可定。』兀朮依言，命寫榜文召募。

不一日，有小番來報：『有一秀才求見，說道：「有計出得此圍。」』兀朮忙教請進來相見。那秀才進帳來，兀朮出座迎接，讓他上坐，便道：『某家被南

蠻困住在此無路可出，又無糧草，望先生教我。」那秀才道：「行兵打仗，小生不能。若要出此黃天蕩，有何難處。」兀朮大喜道：「某家若能脫身歸國，不獨千金之贈，富貴當與先生共之。」那秀才疊兩個指頭，說出一計。

畢竟這秀才有何計，出得黃天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掘通老鶴河兀朮逃生 遷都臨安郡岳飛歸

里

兀朮問秀才有何奇計，可以出得黃天蕩。『使某家歸國，必當重報。』那秀才道：『此間望北十餘里，就是老鶴河，舊有河道可通，今日久淤塞。何不令軍士掘開泥沙，引秦淮水通河，可直達建康大路也。』兀朮聞言大喜，命左右將金帛送與秀才。秀才不受，也不肯說出姓名，飄然而去。

兀朮傳下號令，掘土引水。這二三萬番兵，俱想逃命，一齊動手，只一夜工夫掘開二十里，通到老鶴河中，把戰船拋了，大隊人馬上岸，望建康而去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這裏韓元帥水兵，在江口守到十來日，見金兵不動不變，煙火俱無。往前

探聽，纔曉得漏網脫逃。慌忙報知元帥。元帥暴跳如雷道：「罷了罷了！」傳令大軍一齊起行，往漢陽河口駐紮。上表自劾待罪。

兀朮由建康一路逃至天長關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岳南蠻，韓南蠻，用兵也只如此。若於此地伏下一枝人馬，某家就插翅也難過去！」話還未畢，只聽得一聲礮響，三千人馬一字兒排開。馬上簇擁出一員小將，年方一十三歲，頭戴束髮紫金冠，身穿可體爛銀鎧，坐下赤兔寶駒，手提兩柄銀鎚，大喝一聲：「小將軍在此，已等候多時！快快下馬受縛！」兀朮道：「小蠻子！自古趕人不要趕上。某家與你決一死戰罷。」舉起金雀斧劈面斫來。岳雲把鎚往上一架，噹的一聲，那兀朮招架不住，早被岳公子攔腰一把擒過馬來。那些番兵亡命沖出關去。可憐兀朮幾十萬人馬進中原，此時只剩得三百六十騎逃回本國！

岳元帥那日在帳，探子來報：「兀朮在長江內，被韓元帥殺得大敗，逃入

黃天蕩，通了老鸛河，逃往建康。韓元帥回兵駐紮漢陽江口去了。」岳元帥把

脚一蹬道：「兀朮逃去，真是怪事！」言未已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「公子擒了兀朮

回兵。」元帥大喜。不一會，只見岳雲進營稟道：「孩兒奉令把守天長關，果然

兀朮敗兵至此，被孩兒生擒來見爹爹繳令。」岳爺喝一聲：「推進來！」兩邊

答應一聲「嘎」，早把兀朮推至帳前。那兀朮立而不跪。岳爺往下一看，原來

不是兀朮，大喝一聲：「你是何人？敢假充兀朮來替死麼？」那個假兀朮道：

「俺乃四太子帳下小元帥高太保是也。受狼主厚恩，無以報答，故此今日捨

身代狼主之難。要砍便砍，不必多言。」岳爺傳令：「綁去砍了！」兩邊一聲答

應，登時獻上首級。岳爺對公子道：「你這無用的畜生！你在牛頭山上多時，豈

不認得兀朮？怎麼反擒了他的副將，被他逃去？」叫左右：「綁去砍了！」軍士

沒奈何，只得將岳雲綁起，推出營來。

恰遇着韓元帥來見岳元帥，要約同往行營見駕。到了營前，見綁着一員小將，韓元帥便問道：「此是何人？犯何軍令？」軍士稟道：「這是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。奉令把守天長關，因拏了一個假兀朮，故此綁在這裏要處斬。」韓元帥道：「刀下留人！不許動手！待本帥去見了你家元帥，自有區處。」卽忙來對傳宣官道：「說我韓世忠要見。」傳宣進去稟過元帥。元帥卽忙出來迎接進帳。見禮已畢，坐定，世忠道：「大元戎果然有挽回天地之力，重整江山之手！若不是元戎大才，天子怎得回都！」岳元帥道：「老元戎何出此言？這乃是朝廷之洪福，衆大臣之才能，諸將之用力，三軍之奮勇，非岳飛之能也。」韓元帥道：「世忠方纔進營，看見令公子綁在營外要斬，不知犯何軍令，乞道其詳。」岳元帥道：「本帥令他把守天長關，擒那兀朮，不想他拏了一個假兀朮，錯過這一個好機會，故此將他斬首。」韓元帥道：「下官駐兵金山，也被兀朮從老鶴河逃出，勝負兵家常事，此番非令郎之罪也。乞大元戎恕之！」岳爺道：「老

元戎既如此說。』吩咐左右將公子放了。岳雲進帳謝了韓元帥。韓元帥與岳元帥談了一回戎事，約定岳爺一齊班師，世忠由大江水路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岳爺把兵分作三路，由旱路進發。不一日，早到金陵，三軍紮營城外。岳元帥率領大小衆將進午門候旨。高宗宣進，朝見已畢，即着光祿寺安排御筵，便殿賜宴，慰勞多端。

過了兩日，有臨安節度使苗傅、總兵劉正彥，差官送奏本入朝。因臨安宮殿完工，請駕遷都。高宗准奏，傳旨整備車駕擇日遷都。百官有言：『金陵樓櫓殘破，城郭空虛，遷都爲妙。』有的說：『金陵乃六朝建都之地，有長江之險，可戰可守，易圖恢復。』紛紛議說不一。

李綱聽得，慌忙進宮奏道：『自古中興之主，俱起於西北，故關中爲上。今都建康，雖是中策，尙可以號召四方，以圖恢復。若遷往臨安，不過是懼敵退避。

之意，真是下下之計！願陛下勿降此旨，搖動民心。臣不勝惶恐之至。」高宗道：「老卿家不知！金陵已被兀朮殘破，人民離散，只剩得空城，難以久守。臨安南通閩、廣，北近江、淮，民多魚鹽之利，足以休兵養馬。待兵精糧足，然後再圖恢復，方得萬全。卿家何必阻朕！」李綱見高宗主意已決，料難挽回，便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臣已年老，乞聖恩放臣還鄉，偷安歲月，實聖上之所賜也。」高宗本是個庸主，巴不得他要去，省得耳跟前聒噪，遂即准奏。李綱也不通知衆朝臣，連夜出京回鄉去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一日，岳飛聞得此言，慌忙同衆將入朝奏道：「兀朮新敗，陛下宜安守舊都，選將挑兵，控扼要害之地，積草屯糧，召集四方勤王兵馬，直抵黃龍府，迎還二聖，以報中原之恨。豈可遷都苟安，以失民心！况臨安僻近海隅，四面受敵之地。苗傅、劉正彥，乃奸佞之徒，不可被其蠱惑！望陛下三思！」高宗道：「金兵入

寇連年征戰，生民塗炭，將士勞心。今幸兀朮敗去，孤家欲遣使議和，稍息民力，再圖恢復。主意已定，卿家不必多慮。」岳飛道：「陛下既已決定聖意，今天下粗定，臣已離家日久，老母現在拘病垂危，望陛下賜臣還鄉，少遂烏鳥私情。」高宗准奏。衆將一齊啓奏乞恩，俱各省親省墓。高宗各賜金帛還鄉。岳飛和衆將一齊謝恩退出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高宗又傳旨封韓世忠爲成安郡王，留守潤州，不必來京。那高宗恐怕韓世忠到京，諫他遷都，故此差官沿途迎去，省了一番說話之意。遂傳旨擇了吉日，起駕南遷。

這一日，天子宮眷起程，百官紛紛保駕，百姓多有跟去的。不一日到了臨安，苗傅、劉正彥二人來迎接聖駕入城，送進新造的宮殿。高宗觀看造成得精巧，十分歡喜。傳旨改爲紹興元年。封苗、劉二人爲左右都督。

且說兀朮逃回本國，進了黃龍府，來見父王，俯伏階下。老狼主道：「某家聞說大王兒死在中原，王孫金彈子陣亡，你將七十萬雄兵，盡喪中原，還有何面目來見某家！不如我綁出去哈喇了罷！」當有軍師哈迷蚩跪上奏道：「狼主不是四太子無能，實係岳南蠻足智多謀，故而致敗。要求狼主開恩，憐而赦之！」老狼主聞言，傳旨赦回兀朮。兀朮謝了恩，衆番將辭駕出朝，各自回府。

兀朮在府內，日日想到中原，這一日，令哈迷蚩來計議道：「某家初入中原，勢如破竹，囚康王於國內，陷二帝於沙漠。因出了這岳飛，某家大敗數陣，全師盡喪，逃命而歸，却原爲何？」軍師道：「狼主前日之功，幸虧得宋朝奸臣之力。狼主動不動只喜的是忠臣，惱的是奸臣，將邦昌等殺了，如何搶得中原？」兀朮想了一回道：「軍師說的不差！某家前番起兵，果虧了一班奸臣。如今要這樣奸臣，往那裏的去尋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奸臣還有一個在這裏。當初何卓等

共是五個人，跟隨二帝到此。那四個俱是鐵漢，錚錚不屈，俱死了，惟有秦檜乞哀求活，狼主將他驅逐出來，流落在此。我看此人，乃是個大奸臣，不知目下在何處。狼主可差人去尋他來，養在府中，加些恩惠與他，一年半載，必然感激，然後將些金銀送他回國，叫他做個奸細。這宋室江山，包教輕輕的送與狼主受用，豈不是好！」兀朮聽了道：「真個好計策！」隨即差小番四處去尋覓秦檜下落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兀朮施恩養秦檜 苗傅銜怨殺王淵

那秦檜夫妻二人，自從被擄到金邦，那些同來的大臣，死的死了，殺的殺了，獨有秦檜再四哀求，被老狼主趕他到賀蘭山邊草營內，服侍看馬的小番。後來小番死了，他夫妻兩個，就流落在山下，住在一頂破牛皮帳房內。飲食全無措辦，只靠王氏與這些小番們縫補縫補，洗漿，洗漿，覓些來餬口。虧得那王氏生得俊俏，又有那些小番與他勾搭上了，送些牛肉、羊肉，與他混帳過日。

忽然那一日兀朮坐在府中，心頭悶悶不樂，即領了一衆小番騎馬帶箭，駕着馬，牽着犬，往前山後山打圍取樂。一路上也拏了幾個獐兒，兔兒，剛要回府，看看來到賀蘭山脚下，遠遠望見一個南裝婦人，慌慌張張的躲入林子裏去。兀朮向前，命小番往林子裏去搜檢。不一會，拏出一個婦人來。兀朮舉眼觀

看，就叫小番：『那裏來這南邊婦人，且帶他回府去審問。』小番一聲答應，不由分說，把那婦人一把抱來，橫在馬上，跟了兀朮一同回到王府。兀朮進了內堂，喚那婦人到跟前來，問道：『你是何處人氏？因何在我北地？』那婦人便戰兢兢的跪下道：『稟上大王，奴家王氏，丈夫秦檜，乃宋朝狀元。隨着上皇聖駕到此。狼主將二帝遷往五國城去，奴家與丈夫兩個流落在此。方纔往樹林中去拾些枯枝，當柴燒炊爨，不知狼主到來，多有冒犯，望乞饒恕！』兀朮聽了，大喜道：『連日着小番尋訪秦檜，不道今於無意中得之！』兀朮便叫：『娘子請起！我久聞你丈夫博學多才，正要請他做個參謀。』就令小番：『速速備馬請了秦老爺來！』小番領命而去。這裏兀朮就攜了王氏的手，同進後房。

早有小番進來報說：『秦老爺已請到了。』兀朮同王氏出堂。秦檜參見了。兀朮道：『卿家且請坐了。』秦檜遜道：『狼主在上，秦檜焉敢坐？』兀朮道：『卿家大才，某家久慕。一向因出兵在外，不得與卿家相敘。今日偶然遇見，某

家這裏缺少一個參謀，正好住在府中朝夕請教。」秦檜拜謝了當夜就與他夫妻二人換了衣服，收拾一間書房，與他夫妻居住。每日牛酒供待，十分豐盛。王氏常常進來與兀朮相敘，秦檜也眼開眼閉，只做不知。兀朮又常常送些衣服、金錢，與他夫妻兩個。不知不覺過了一載有餘。

忽一日，兀朮問道：「卿家可想回家去麼？」秦檜夫妻二人道：「蒙狼主十分擡舉，況臣如此受用，怎麼還想回家？」兀朮道：「古人有言：『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。』卿家若然思念家鄉，某家差人送你回國。」秦檜道：「若能使秦檜回去，實爲恩德。但是不好啓齒。」兀朮道：「這有何難！但是你須要往五國城，討了二聖的詔書，纔可進得中原關口。」秦檜大喜，別了兀朮，逕往五國城去。那兀朮與王氏二人因要分別，十分不捨，兩個立誓：「若定中原，立你爲貴妃。」

秦檜來至五國城，尋着了二帝，參拜已畢，將紙墨筆硯放下井中道：「臣秦檜要回本國，求二聖詔書。」二帝就書詔與秦檜。秦檜辭駕，回至王府，與兀朮說知。當日大排筵宴餞行。次日兀朮帶領一衆文武，送他夫妻回國，二十里一營，五十里一寨，迎接秦檜夫妻。安歇在路，也非止一日。

看看望見潞州，小番報與兀朮。兀朮請二人在帳中擺酒送別。酒畢，秦檜告辭起身。兀朮道：「卿家進中原去，若得了富貴，休忘了某家！」秦檜道：「臣夫妻二人，若得了好日，情願把宋室江山送與狼主。」兀朮道：「卿家果有此心，何不立誓？某家方信愛卿之真心。」秦檜跪下道：「我秦檜若忘了狼主恩德，不把宋朝天下送與狼主，後患背疽而死。」兀朮道：「卿家何必如此認真。卿家日後若有要緊事情，命人來通知，某家定當照應。某家今日不能遠送了！」秦檜夫妻拜別上馬，往潞州而來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秦檜夫妻二人，來至關下，與守關軍士說明。軍士去報與守關總兵。總兵一一問了來歷，然後放他二人進關。又差人送他往臨安而來。不一日到了臨安，至午門候旨。高宗傳旨宣進金鑾殿，秦檜道：「二聖有詔書與陛下。」高宗聞言，連忙接了詔書。然後秦檜朝見，高宗降旨道：「今得卿家還朝，得知二聖消息，更得一佳士，甚是可喜。况愛卿保二聖在外有年，患難不改。今封爲禮部尙書之職，妻王氏封二品夫人。」秦檜謝恩退朝，就進禮部衙門上任。此是紹興四年初秋之事。

其時乃是大元帥王淵執掌重兵。那王元帥雖則年過九旬，却是忠心盡力，保扶社稷。那日升帳，聚集衆將傳令道：「明日乃是霜降節期，在朝諸將，俱往校場伺候。」王淵查點諸將皆齊，只有左都督苗傅、右都督劉正彥不到。王元帥又差官催請。不一時，差官回報說：「兩位都督奉旨往西山打圍，不能前來伺候。」王元帥也只得罷了。自己同衆將等祭旗已畢，操演了一回人馬，打

道回衙行至衆安橋，恰遇着苗劉二人，吃得醉熏熏，帶着幾名家將，騎馬而來。二人要迴避，也來不及，只得下了馬，低了頭，立在人家門首。王淵在馬上見了，吩咐：『喚那二人過來！』二人無奈，走到王元帥馬前，打躬站立。王淵道：『好大膽的匹夫！你說天子旨意，命西山打圍，爲何反在此處？明明藐視本帥。難道打你不得麼？』吩咐：『將這廝扯下來，各打二十！』二人慌忙跪下道：『小將一時冒犯虎威，求元帥看平日之面，饒恕罷！』王淵道：『你仗着天子寵幸，侮慢大臣，本該重處，姑且饒你。若再有無禮，必要奏明天子，斬你的驢頭。』王元帥將二人大罵了一場，打道自回去了。

二人滿面羞慚，無處伸訴。苗傳道：『劉兄！不想我二人今日受這一場羞辱！且同到小弟衙門，別有話說。』二人上馬，同至苗傳衙門，下馬進去。到內衙坐定，苗傳道：『王淵老賊，將我們當街出醜，此恨怎消！況今岳飛已退居林下，韓世忠遠在鎮江，滿朝之中，還怕那個！我意欲點齊你我部下，殺了王淵老賊，』

以泄此恨。然後殺進宮中，捉了康王，不怕在朝文武不服，與兄平分天下，共享富貴。不知尊意若何？」劉正彥道：「此計甚妙！事不宜遲，出其不意，今晚約定點齊人馬，俱在王淵門首會齊。不可走漏消息，誤了大事！」二人商議已定，再四叮嚀。

劉正彥辭了苗傅，上馬回衙，暗傳號令，命本部兵卒，準備器械，飽食酒飯。到了三更時分，二人率領衆兵，點起燈球火把，蜂擁一般，來到王淵門首，吶聲喊殺，沖入府中。可憐王元帥不曾防備得，一門九十多口，盡皆殺害，家財盡被搶劫。二人領兵轉身，竟往午門而來。早有一班御林軍將攔住，多被殺死。直至大殿。那些大臣、太監，慌忙報進宮中。高宗嚇得滿身發抖，驚慌無措，躲入深宮。二人又殺入宮中。恰遇着劉妃率領宮娥出來迎接。那劉妃乃是劉正彥的堂姪女，親送與康王，康王收爲正妃，見了苗傅道：「將軍不可驚了聖駕！」苗劉二人問道：「康王在那裏？」劉妃道：「將軍差矣！王淵恃功，欺藐天子，衆大臣

多有不平者。那康王昏昧不明，亦難主宰天下。此舉正合我意。你今若是掣了天子，倘四方勤王兵到，衆寡不敵，深爲可虞。况岳飛現在湯陰，他手下兵將，十分了得，倘若聞風而來，如之奈何！依我主見：不如將康王留在宮中，逼他傳位與太子。換了新君，岳飛必來朝賀。那時先將他斬了，以絕後患，然後依憑你二位作何主見，高枕無憂。天下大事，俱在你二位掌握中矣。」苗、劉二賊聽了此一番言語，大喜道：「此言深爲有理。」苗傳對劉正彥道：「事成，和你平分天下。令姪女，我必封他爲正宮皇后也。」劉正彥笑道：「賢姪婿！且休閒講！料理正事要緊！」二人出宮，來到殿上坐下。吩咐衆將，收了王家一門戶首，將財帛分賜衆人。又撥心腹家將，去各衙門把守，不許閑人私自出入。假寫詔書一道，既是康王傳位太子，召岳飛還朝，扶助社稷，去哄騙岳飛回京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尙書僕射朱勝非見苗、劉二人如此行爲，遂修書一封，悄悄差家人朱義，

星夜往湯陰報知岳元帥，請他速來救駕。那岳元帥自從歸鄉以來，即差人到鞏家莊迎娶了鞏氏小姐，到來與岳雲完聚了。不意太太老病日增，服藥無效，忽然去世。岳元帥悲傷哭泣，盡心葬祭。光陰易過，老服已滿。衆弟兄皆在湯陰娶了妻小，生兒生女的，往往來來，十分快活。這一日，岳爺同了衆弟兄正在郊外打圍，忽見家將引了朱義到圍場上來見岳爺，將朱勝非的書札呈上。岳爺拆開看了，吃了一大驚。連忙散圍回府，細細寫了回書，交與朱義道：「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老爺，說照此書中行事，須要小心，不可泄漏！」叫家人取過二十兩銀子，與朱義爲盤費。朱義叩謝了岳爺，自回臨安報信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岳爺修書一封，喚過牛臯吉青二人道：「你二人可將此書，到潤州去見韓元帥，然後到臨安去。只消如此如此，二賊可擒矣。」牛臯道：「大哥我們在此安安逸逸，自由自在，不要管他娘什麼閒事。我不去。」岳爺道：「賢弟！我豈

不知！但是朝廷有難，不能不去。你二人可快快前去。若除得苗、劉二人，二位就在臨安保駕便了。」牛臯道：「既是大哥要我們去，成了功，也就回來。終日與衆兄弟們聚會快活不好？那個要做什麼官？」二人辭去岳爺，上馬飛奔往潤州而來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不一日，到了潤州，來到帥府門首。其時韓元帥已封了成安郡王，十分威武，凡有各路文書，要先到中軍衙門，遞了脚色手本，方得稟見。這牛臯、吉青那裏曉得，走到轅門上，對旗牌道：「快快通報！說我牛老爺同吉老爺，有事要見元帥。」那旗牌道：「好大來頭！隨你羊老爺、豬老爺，也不在我心上！」洋洋的走開去了。牛臯大怒道：「你這該死的狗頭！你不去報，我就打進去。」一聲吆喝，轅門外多少軍士，一齊喧嚷起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0672B



小學生文
軍第一集 第
三七八
冊

~~1063478~~